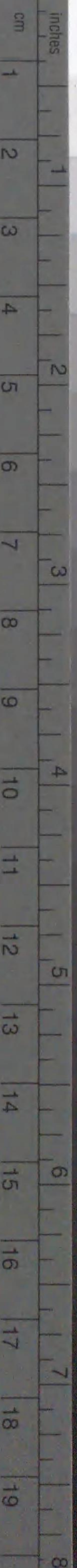


Kodak Gray Sca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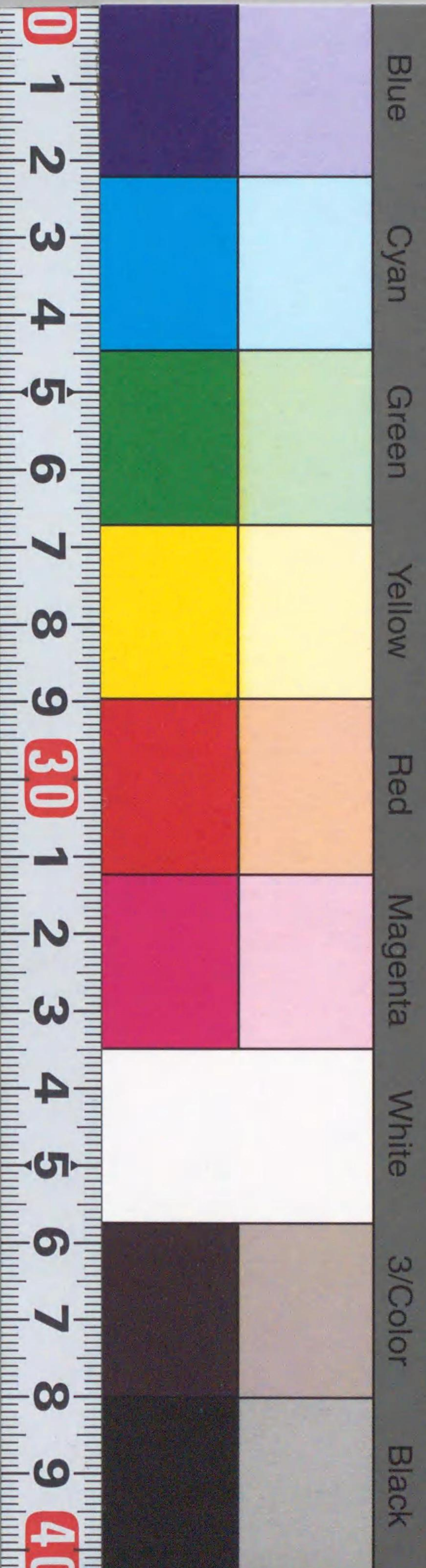
© Kodak, 2007 TM: Kodak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 Kodak, 2007 TM: Kodak



222.03
Sizz9rs
MRAW

~~222.03
RAs
I~~

增補 評點 史記評林

第二十冊

222.03
S1229R1
RH



国立国会
25.8.10
図書館



209929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八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崑山歸有光評點
桐城方苞增補

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茅坤曰通篇以容
形重

王維楨曰序世系
見蒙氏世將世有
功不宜殺一兄弟

茅坤曰秦法以吏
為師名臣往往從
書獄出

光縉曰按李翼
軒王鳳州皆稱
長城之役為萬
世規未足以罪
秦則恬亦未為
失也然既暴師
十餘年輕百姓

蒙恬者其先齊人也恬大父蒙驁索隱曰驁音邀又鄒氏音五到反自齊事秦昭王

官至上卿秦莊襄王元年蒙驁為秦將伐韓取城皐滎陽作置

三川郡二年蒙驁攻趙取三十七城始皇三年蒙驁攻韓取十

三城五年蒙驁攻魏取二十城作置東郡始皇七年蒙驁卒驁

子曰武武子曰恬恬嘗書獄典文學索隱曰謂恬嘗學獄法遂作獄官文學始皇二十

三年蒙武為秦裨將軍與王翦攻楚大破之殺項燕二十四年

蒙武攻楚虜楚王蒙恬弟毅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家世得為

秦將攻齊大破之拜為內史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

衆北逐戎狄收河南正義曰謂靈及勝等州築長城因地形用險制塞起臨

洮至遼東徐廣曰臨洮屬隴西○正義曰遼東郡在遼水東始皇築長城東至遼水西南至海之上延袤萬餘里於是渡

河據陽山徐廣曰五原西安陽縣北有陰山陰山在河南陽山在河北透蛇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居

增補史記平水

卷八十八

恬蒙列傳

鳳文館

九復為始皇通
巡游之道塹山
埋谷十八百里
而不能強諫此
則蒙恬之失耳

按此突然挿入
趙高起家及其
有罪一段所以
著蒙氏之禍實
本於此

茅坤曰讀蒙恬傳
首尾詳趙高所以
賊殺蒙氏本末此
是太史公極力著
意處

余有丁曰按蒙毅
在沙丘斯高謀必
不成還禱山川此
大之凶案也

上郡是時蒙恬威振匈奴始皇甚尊寵蒙氏信任賢之而親近

蒙毅位至上卿出則參乘入則御前恬任外事而毅常為內謀

名為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爭焉趙高者諸趙疏遠屬也

趙高昆弟數人皆生隱宮徐廣曰為宦者○索隱曰劉氏云蓋其父犯官刑妻子沒為奴婢妻後野合所生子皆承趙姓並官之故云兄

弟生於隱宮也其母被刑修世世卑賤秦王聞高彊力通於獄法舉以為

中車府令高即私事公子胡亥喻之決獄高有大罪秦王令蒙

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當高罪死除其官籍帝以高之敦於事

也徐廣曰敦一作敏赦之復其官爵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正義曰九原郡今勝州連谷縣是

直抵甘泉正義曰官在雍州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灑山埋谷千

八百里道未就始皇三十七年冬行出游會稽竝海上索隱曰竝音白浪反

北走琅邪索隱曰走音奏走猶向也鄒氏音趨趨亦向義於字則乘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反始

皇至沙丘崩秘之群臣莫知是時丞相李斯少子胡亥中車府

令趙高常從高雅得幸於胡亥欲立之又怨蒙毅法治之而不

為己也因有賊心乃與丞相李斯少子胡亥陰謀立胡亥為太

子太子已立遣使者以罪賜公子扶蘇蒙恬死扶蘇已死蒙恬

疑而復請之使者以蒙恬屬吏更置胡亥以李斯舍人為護軍

使者還報胡亥已聞扶蘇死即欲釋蒙恬趙高恐蒙氏復貴而

用事怨之毅還至趙高因為胡亥忠計欲以滅蒙氏乃言曰臣

聞先帝欲舉賢立太子久矣而毅諫曰不可若知賢而愈不立

則是不忠而惑主也索隱曰愈一作俞俞即踰也音史謂知太子賢而踰久不立是不忠也以臣愚意不若

誅之胡亥聽而擊蒙毅於代正義曰今代州也因禱山川至代而擊之前已囚蒙恬於陽

周喪至咸陽已葬太子立為二世皇帝而趙高親近日夜毀惡

蒙氏求其罪過舉劾之子嬰進諫曰臣聞故趙王遷殺其良臣

李牧而用顏聚燕王喜陰用荊軻之謀而倍秦之約齊王建殺

其故世忠臣而用后勝之議此三君者皆各以變古者失其國

而殃及其身今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而主欲一旦棄去之臣

通方苞曰更置胡亥胡亥字衍

屠隆曰趙高因為胡亥忠計一句太史公惡之之詞看上文因有賊心句可見

董份曰子嬰此諫可謂甚正然倘觸高之忌則不免於虎口無以成計逆之功矣殆哉

楊慎曰子嬰知蒙恬之枉而能進諫後卒能燭趙高之

曾補口已平水

卷八十八

蒙恬列傳

二

奸而討賊亦可謂賢矣生逢末世不幸蓋與劉誼曹髦同哀哉

○黃洪憲曰觀此數語便識子嬰後來能了趙高事按一遣曲宮乘傳之代今蒙毅一遣使者之陽周令蒙恬此兩大扇法

王維楨曰大夫指御史曲宮其傳奏于王寬赦之也

楊慎曰由此觀之百里奚亦不終信于秦秦真少恩哉繆之諡非美此又可證

○方苞曰劉氏曰謂諸侯皆記其惡

於史籍也春秋傳曰非禮也勿籍是也如索隱說非也

○徐中行曰觀蒙氏一則曰為累先王之名一則曰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念先王有臣若此而自削之天之廢人固如此哉陳沂曰敘陳事而作新語此所謂太史公云

茅坤曰蒙恬分明知趙高所為而不取諛特曰參而伍之無限哽咽

竊以為不可。臣聞輕慮者不可以治國，獨智者不可以存君。徐廣曰：無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內使群臣不相信，而外使鬪

士之意離也。臣竊以為不可。胡亥不聽，而遣御史曲宮乘傳之代。索隱曰：曲，姓宮名。今蒙毅曰：先主欲立太子，而卿難之。今丞相以卿為

不忠，罪及其宗。朕不忍，乃賜卿死，亦甚幸矣。卿其圖之。毅對曰：以臣不能得先主之意，則臣少官。頃幸沒世，可謂知意矣。索隱曰：已少事始皇，頃自蒙恩，幸至始皇沒世，可謂知上意也。以臣不知太子之能，則太子獨從。周旋天

下去，諸公子絕遠，臣無所疑矣。夫先主之舉用太子，數年之積也。臣乃何言之敢諫，何慮之敢謀，非敢飾辭以避死也。為羞累

先主之名，願大夫為慮焉。使臣得死，情實且夫。頃成全者，道之所貴也。刑殺者，道之所卒也。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

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昭襄王殺武安君白起，楚平王殺伍奢，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四君者，皆為大夫，而天下非之以

其君為不明，以是藉於諸侯。索隱曰：言惡聲狼籍布於諸國，劉氏云：諸侯皆記其惡於史籍，非也。故曰：用道治者不殺無罪，而罰不加於無辜。唯大夫留心，使者知胡亥之意不聽，蒙毅之言遂殺之。二世又遣使者之陽周。今蒙恬曰：君

之過多矣。而卿弟毅有大罪，法及內史。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繫，其勢足以倍畔。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念先主也。

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緥。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旦自揃其爪以沈於河，曰：王未有識，是旦執事有罪，殃且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可謂信矣。及王能治國，有

賊臣言周公旦欲為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旦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為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故周書曰：必參而

伍之。索隱曰：參謂三卿，伍即五大夫欲參伍更議。今恬之宗世無二心，而事卒如此，是必孽

增補已巳平水

蒙恬列傳

三

按成王失而復振則卒昌本結前意却又添出桀紂一段相對而以過可振諫可覺句雙鑰之此文法變化之妙

凌約言曰白起之引劍自裁也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坑之是足以死與蒙恬之咎地脉同然實以敘其功耳

臣逆亂內陵之道也徐廣曰亂一作辭夫成王失而復振則卒昌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不悔身死則國亡臣故曰過可振而諫可覺也索隱曰此故曰者必先志有此言蒙恬引之以成說也今不知出何書耳振者救也然語亦倒以言前人受諫可覺則其過乃可救也察於參伍上聖之法也凡臣之言非以求免於咎也將以諫而死願陛下為萬民思從道也使者曰臣受詔行法於將軍不敢以將軍言聞於上也蒙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墜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脉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藥自殺

何乃罪地脉哉

永矣

索隱述贊曰蒙氏秦將內史忠賢長城首築萬里安邊趙高矯制扶蘇死焉絕地何罪勞人是憊呼天欲訴三代良然蘇子古史曰蒙氏為秦吞滅諸侯其所殘暴多矣子孫以無罪戮死此天意也恬以長城之役竭民力斷地脉自知當死而毅以忠信事上自計無罪死而不厭夫倫合取容咎亞李斯此其所以不免者哉然始皇病于琅邪使毅還禱山川至沙丘而崩使毅尚從則趙高李斯廢適之謀殆不能發嗚呼天之所廢人謀固無所復施耶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八終

增補史記平本

卷八十八

蒙恬列傳

四

鳳文官載

巖谷修岡千仞同校石川鴻齋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九

吳興凌稚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增評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索隱曰張耳吳芮勢倖楚漢位增齊韓俱懷從沛之心咸享誓河之業爵在列侯之上家傳累代之基長沙既曰命終趙王亦謂善始並可列同世家焉

張耳者大梁人也索隱曰臣瓚云今陳留大梁城是也其少時及魏公子母忌為客張

耳嘗亡命游外黃索隱曰晉灼曰命者名也謂脫名籍而逃崔浩曰亡無也命名也逃匿則削除名籍故以逃為亡命地理志外黃屬陳留外

黃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徐廣曰一云其夫亡也去抵父客如淳曰父時故

乃卒為請決嫁之張耳索隱曰謂女請父客為決絕其夫而嫁之張耳張耳是時脫身游女

家厚奉給張耳張耳以故致千里客乃宦魏為外黃令名由此

益賢

陳餘者亦大梁人也好儒術數游趙苦陘張晏曰苦陘漢章帝改曰漢昌

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亦知陳餘非庸人也餘年

少父事張耳兩人相與為刎頸交索隱曰崔浩云言要齊生死斷頸無悔秦之滅大梁

增補史記平本

茅坤曰此篇以張耳陳餘之交為精神眼目故叙其始為刎頸交其後暇纒相殺處更工補方苞曰去其夫也不曰去者不告而去猶逃亡也按東坡贈王定國詩云西來故客本此

光縉曰去抵父客云者婦人謂嫁曰歸則視歸寧為客也下父客客字疑衍必若註所云則方

喪其夫遽去也 父之賓客何說 且是女之擇賢 夫必與凡女不 同卒為請決云 者父為請之張 耳如呂公請之 沛公願為李箕 第是也 王維積曰秦購求 二人金有多寡此 後成敗之別也太 史公如此下句皆 非謬語 凌約言曰二人在 當時已有定論不 待他日成敗知之 也 羅大經曰耳之見 過餘遠矣餘卒敗 死泚水而耳事漢 高富貴壽考福流 子孫非偶然也大 智大勇必能忍小 耻小忿彼其雲蒸 龍變欲有所會豈

也張耳家外黃高祖為布衣時嘗數從張耳游客數月秦滅魏 數歲已聞此兩人魏之名士也購求有得張耳千金陳餘五百 金張耳陳餘乃變名姓俱之陳為里監門以自食張晏曰監門 里正備也兩 人相對里吏嘗有過答陳餘陳餘欲起張耳躡之徐廣曰 作攝使受 答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桑下而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 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陳餘然之秦詔書購求兩人兩人亦反 用門者以令里中索隱曰案門者即餘耳也自以 其名而號令里中詐更別求也陳涉起斬至入陳兵 數萬張耳陳餘上謁陳涉及左右生平數聞張耳陳餘賢未 嘗見見即大喜陳中豪傑父老乃說陳涉曰將軍身被堅執銳 率士卒以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存亡繼絕功德宜為王且夫監 臨天下諸將不為王不可願將軍立為楚王也陳涉問此兩人 兩人對曰夫秦為無道破人國家滅人社稷絕人後世罷百姓 之力盡百姓之財將軍瞋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為天

與瑣瑣者較小 王整曰陳餘此小 辱不能忍乃于封 國大計能不發怒 哉卒以輕忿身死 國亦亦性定故也 張耳竟為王傳久 遠宜哉 王維積曰一人之 見誠高惜陳涉不 用耳 余有丁曰按此首 事第一妙策 按漢書註解謂 離散其心也

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 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為樹黨為秦益敵也敵多則力分與眾則 兵彊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 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 正義曰解紀實反言天下諸侯見 陳勝稱王王陳皆解墮不相從也 曰大王舉梁楚而西務在入關未及收河北也臣嘗游趙知其 豪桀及地形願請奇兵北略趙地於是陳王以故所善陳人武 臣為將軍邵騷為護軍以張耳陳餘為左右校尉予卒三千人 北略趙地武臣等從白馬渡河索隱曰案酈食其云白馬之津則 白馬津是渡處其地與黎陽對岸至諸縣 說其豪桀曰鄧展曰至河 北縣說之秦為亂政虐刑以殘賊天下數十年矣 北有長城之城南有五嶺之戍漢書音義曰嶺有五因以為名在交趾界中也 〇索隱曰裴氏廣州記云大吏始安臨賀桂陽 揭陽斯 五嶺外內騷動百姓罷敝頭會箕歛漢書音義曰家家入 頭數出穀以箕歛之以供軍費 財匱力盡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陳

按師古云張大楚王陳言張建大楚之國而王于陳也

光緒曰吊賀二意乃說士誇張常態所謂以言節之者即客說請郭君海大魚之類

王奮臂為天下倡始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響應家自為怒人自為鬪各報其怨而攻其讎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今已張大楚王陳使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時而不成封侯之業者非人豪也諸君試相與計之夫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業此士之一時也豪傑皆然其言乃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臣為武信君下趙十城餘皆城守莫肯下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人蒯通說范陽令曰漢書曰范陽令徐公竊聞公之將死故弔雖然賀公得通而生范陽令曰何以弔之對曰秦法重足下為范陽令十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勝數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傳刃公之腹中者徐廣曰傳音截○李奇曰東方人以物掉地皆為傳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亂秦法不施然則慈父孝子且傳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弔公也今諸侯畔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

按范陽少年未必有是謀也通既假之以恐范陽令復假之以悅武信君通亦辨士之雄哉

堅守范陽少年皆爭殺君下武信君君急遣臣見武信君可轉禍為福在今矣范陽令乃使蒯通見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然後略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為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略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曰何謂也蒯通曰今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貪而重富貴故欲先天下降畏君以為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也然今范陽少年亦方殺其令自以城距君君何不齎臣侯印拜范陽令范陽令則以城下君少年亦不敢殺其令令范陽令乘朱輪華轂使驅馳燕趙郊燕趙郊見之皆曰此范陽令先下者也即喜矣燕趙城可毋戰而降也此臣之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武信君從其計因使蒯通賜范陽令侯印趙地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二十餘城至邯鄲張耳陳餘聞周章軍入關至戲却蘇林曰戲地名却兵退也○正義曰戲音義在驪山

凌約言曰怨陳王增補口已平水

曰戲地名却兵退也○正義曰戲音義在驪山

文聞諸將為陳王徇地多以讒毀得罪誅怨陳

不用其策不以為將而以為校尉乃說武臣曰陳王起斬至
將連四五意作三語如結証此敘事之妙
董份曰又不如者言陳王私其兄弟以為欲立趙後則不如兄弟也
余有丁曰此語為陳王言也言即免禍陳王且立其兄弟或趙後不予武臣也
補方苞曰如疑當作知
董份曰按房君諫王賀趙即張良說高祖封齊意然而有應有不應者高祖之度足以包信而陳王之智不足以服兩人故也

王不用其策不以為將而以為校尉乃說武臣曰陳王起斬至
陳而王非必立六國後將軍今以三千人下趙數十城獨介居
河北晉灼曰介音曼瓚曰方言云介特也不王無以填之且陳王聽讒還報恐不脫於
禍又不如立其兄弟不即立趙後將軍毋失時時間不容息索隱曰以言舉事不可失時時機之迅速其間不容一喘息頃也武臣乃聽之遂立為趙王以陳餘為大將
軍張耳為右丞相邵騷為左丞相使人報陳王陳王大怒欲盡
族武臣等家而發兵擊趙陳王相國房君諫曰秦未亡而誅武
臣等家此又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陳王
然之從其計從繫武臣等家宮中封張耳子敖為成都君陳王
使使者賀趙令趣發兵西入關張耳陳餘說武臣曰王王趙非
楚意特以計賀王楚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
代南收河內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必不敢
制趙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略燕李良略常山張騫

董份曰養卒音甚太史公載之亦備至為御而歸想見其時亦為稱快

按斯養卒欲求歸趙王乃逆推兩人未萌之欲以資其說兩人縱未必必然英雄謀國之常態實不外此以故其說得行而卒歸趙王如所云也
光緒曰楚公子

略上黨韓廣至燕燕人因立廣為燕王徐廣曰九月也趙王乃與張耳
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間出為燕軍所得燕將囚之欲與分趙
地半乃歸王使者往燕輒殺之以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所養
卒謝其舍中曰如淳曰斯賤者也公羊傳曰斯役虐養章昭曰析薪為厥炊煮為養晉灼曰以辭相告曰謝也○索隱曰謂其同舍中之人也漢書作舍人
吾為公說燕與趙王載歸舍中皆笑曰使者往十餘輩輒死若
何以能得王乃走燕壁燕將見之問燕將曰知臣何欲燕將曰
若欲得趙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
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乃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
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張晏曰言其不用兵革驅策而已也索隱曰杖音
又筆音之委反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為卿相終已邪夫臣與王豈可
同日而道哉顧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立武臣
為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
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為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

微服過宋門者難之其僕操筆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余謂楚漢之出楚公子趙卒之歸趙王皆一時臨事之智不可及者

楊慎曰傳嘗患無奇此養卒甚奇又道逢趙王姊又出秦問復何置也后一作石漢書同

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徐廣曰平原君傳曰事成執石券以責也券契義同耳滅燕易矣燕將以為然乃歸趙王養卒為

御而歸李良已定常山還報趙王復使良略太原至后邑地理志常山秦兵塞井陘未能前秦將詐稱二世使人遺李良書不封

良得書疑不信乃還之邯鄲益請兵未至道逢趙王姊出飲從

百餘騎李良望見以為王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騎謝

李良李良素貴起軹其從官從官有一人曰天下畔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女兒乃不為將軍下車請追殺之李

良已得秦書固欲反趙未決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道中乃遂將其兵襲邯鄲邯鄲不知竟殺武臣邵騷趙人多為張耳陳餘

耳目者以故得脫出收其兵得數萬人客有說張耳曰兩君羈旅而欲附趙難獨立立趙後扶以義可就功索隱曰索羈旅勢弱難以立功也獨有立六國趙王

天下以信義耳

之後可乃求得趙歇徐廣曰正月也音烏鑄反立為趙王居信都徐廣曰後項羽改曰

王維楨曰以上並摹寫耳餘二人之交以下並指悉其所為相殺處本末

黃震曰初耳餘號別頸交後卒如其說云

茅坤曰兵必得策勝而動秦兵之振懼天下也久矣當是時章邯王離以兩軍相為犄角其勢張而諸侯之兵壁其旁者眾並不敵前關且張救以子赴父之難亦從

李良進兵擊陳餘陳餘敗李良李良走歸章邯章邯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夷其城郭張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陳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築甬道屬河餉王離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兵少張耳數使人召前陳餘陳餘自度兵少不敵秦不敢前數月張耳大怒怨陳餘使張屬陳澤往讓陳餘曰正義曰澤音釋始吾與公為刎頸交今王與耳旦暮且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安在其相為死苟必信胡不赴秦軍俱死且有十一二相全正義

死欲為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死如以肉委餓虎何益張屬陳澤曰事已急要以俱死立信安知後慮陳餘曰吾死顧以為無益必如公言乃使五千人令張屬陳澤先嘗秦軍索隱曰崔浩云嘗猶試至

代來姑遂巡觀望其間嚮非項羽之擁兵數十萬而破釜沈舟以督戰鉅鹿之下則其解趙之圍與否未如何如也而延欲以遽過餘可乎哉

皆沒當是時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張敖亦北收代兵得萬餘人來皆壁餘旁未敢擊秦項羽兵數絕章邯甬道王離軍之食項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徐廣曰三年十二月也章邯引兵解諸侯軍乃敢擊圍鉅鹿秦軍遂虜王離涉間自殺卒存鉅鹿者楚力也於是趙王歇張耳乃得出鉅鹿謝諸侯張耳與陳餘相見責讓陳餘以不肯救趙及問張騫陳澤所在陳餘怒曰張騫陳澤以必死責臣臣使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不出張耳不信以為殺之數問陳餘陳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索隱曰望怨責也豈以臣為重去將哉索隱曰案重訓難也或云重惜也乃脫解印綬推予張耳張耳亦愕不受陳餘起如廁客有說張耳曰臣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索隱曰此辭出國語今陳將軍與君印君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張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而陳餘還亦望張耳不讓正義曰言陳餘如廁還亦怨望張耳不讓其印遂趨出張耳遂收其兵陳餘獨與麾下所善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由

耳未必不釋也快不快勝起而推印解綬則過矣兩人相殺悲夫

此陳餘張耳遂有卻趙王歇復居信都張耳從項羽諸侯入關漢元年二月項羽立諸侯王張耳雅游韋昭曰雅素也○索隱曰鄭氏云雅故也韋昭云雅素然素亦故也人多為之言項羽亦素數聞張耳賢乃分趙立張耳為常山王治信都信都更名襄國陳餘客多說項羽曰陳餘張耳一體有功於趙項羽以陳餘不從入關聞其在南皮索隱曰屬渤海○正義曰故城在滄州南皮縣北四里也卽以南皮旁三縣以封之而徙趙王歇王代徐廣曰都代縣張耳之國陳餘愈益怒曰張耳與餘功等也今張耳王代獨侯此項羽不平及齊王田榮辟楚陳餘乃使夏說說田榮曰正義曰上說音悅下武銳反項羽為天下宰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徙故王王惡地今趙王乃居代願王假臣兵請以南皮為扞蔽田榮欲樹黨於趙以反楚乃遣兵從陳餘陳餘因悉三縣兵襲常山王張耳張耳敗走念諸侯無可歸者曰漢王與我有舊故張晏曰漢王為布衣時嘗從張耳游而項羽又彊立我我欲之楚張晏曰羽既彊盛又為所立是以狐疑莫知所往也甘公曰文穎曰善說星者甘氏也○索

增補史記評林 卷八十九 張耳陳餘列傳 六

故也此是太史公
點綴精神處
增王世貞曰張耳
富貴數世多甘公
力不然幾於天下
對泣烏江共斃矣

王維楨曰按高祖
二字乃崩後溢號
作史者追稱之耳
司馬光曰高祖驕

隱曰天官書云齊甘公藝文志云楚有甘公
齊楚不同未知孰是劉歆七略云公一名德
者秦分也先至必霸楚雖疆後必屬漢故耳走漢
亦還定三秦方圍章邯廢丘張耳謁漢王漢王厚遇之陳餘已
敗張耳皆復收趙地迎趙王於代復為趙王趙王德陳餘立以
為代王陳餘為趙王弱國初定不之國留傳趙王而使夏說以
相國守代漢二年東擊楚使使告趙欲與俱陳餘曰漢殺張耳
乃從於是漢王求人類張耳者斬之持其頭遺陳餘陳餘乃遣
兵助漢漢之敗於彭城西陳餘亦復覺張耳不死即背漢漢三
年韓信已定魏地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并陘
泜水上徐廣曰在常山音遲一音丁禮反○索隱曰蘇林音祇音灼音郎今俗呼此水則
然案地理志音脂則蘇音為得郭景純注山海經云泜水出常山中丘縣○正義
曰在趙州
贊皇縣界
追殺趙王歇襄國漢立張耳為趙王徐廣曰四年十一月漢
五年張耳薨謚為景王子敖嗣立為趙王高祖長女魯元公主
為趙王敖后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祖韓敖

以失臣貴高狼以
臣國使實高謀楚
者高祖之過也使
張敖臣國者實高
之罪也

重份曰敖所以得
復國者雖實高之
力然此念誠切自
足以動鬼神也高
祖字皆誤
又曰漢初人實直
而勇壯如此
光緒曰獨身坐
耳獨怒罵獨吾
屬為之獨吾等
為之四獨字一
脈具見實高義
不辱氣象
按正本置下有
廁字漢書亦有
廁字

自上食禮甚卑有子婿禮高祖箕倨甚慢易之
趙相貫高趙午等年六十餘皆怒然則或宜言六十餘人故張耳
客也生平為氣乃怒曰吾王辱王也孟康曰音如潏潏之潏冀州人謂懦弱
音鉗開反弱小貌
也小類音仕連反
說王曰夫天下豪傑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高祖
甚恭而高祖無禮請為王殺之張敖齧其指出血索隱曰案小類云
其約
曰君何言之誤且先人臣國賴高祖得復國德流子孫秋
豪皆高祖力也願君無復出口貫高趙午等十餘人皆相謂曰
乃吾等非也吾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不辱今怨高祖辱我
王故欲殺之何乃洿王為乎索隱曰漢書作汗蕭該音
一故反說文云汗穢也
命事成歸王事
敗獨身坐耳漢八年上從東垣還過趙貫高等乃壁人柏人
曰謂於柏人縣館舍壁中著人欲為變也○正義曰柏
人故城在邢州柏人縣西北十二里即高祖宿處也
要之置
曰文穎云置人廁壁中以
伺高祖也張晏云鑿壁空中令人止中也今按云置廁者置
人於複壁中謂之曰廁廁者隱廁之處因為言也亦音惻
縣名為何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漢九年貫高怨

田汝成曰貫高首謀又其怨家所告詔書并捕及上言輜車膠致與土詣長安者高也乃言與客孟舒等自鉗鉗從來柯耶

董份曰復與仰視與勞苦問答歷歷如目前

家知其謀乃上變告之於是上皆并逮捕趙王貫高等十餘人皆爭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為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輜車膠致正義曰謂其車上著板四周如櫃形膠密不得開送致京師也與王詣長安治張敖之罪上乃詔趙羣臣賓客有敢從王皆族貫高與客孟舒等十餘人皆自髡鉗為王家奴從來貫高至對獄曰獨吾屬為之王實不知吏治榜笞數千刺劓徐廣曰丁劣反○索隱曰案掇亦刺也漢書作刺張晏云藝灼也說文云燒也應劭云以鐵刺之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公主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女乎不聽廷尉以貫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瓚曰以私情相問中大夫泄公曰正義曰泄姓也史有泄私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為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問之復與前徐廣曰復音輓與案韋昭曰與如今輿狀八輿以行音峻筍者竹篾一名編齊魯已北名為筍郭僕三蒼注云復輦土器仰視曰泄公邪泄公勞苦如生平驩與語問張王果有計謀不高曰人情寧不

楊慎曰語則十五王維楨曰貫高之義又背君高祖之仁不戮忠皆難事

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二族皆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顧為王實不反獨吾等為之具道本指所以為者王不知狀於是泄公入具以報上乃赦趙王上賢貫高為人能立然諾使泄公具告之曰張王已出因赦貫高貫高喜曰吾王審出乎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貫高曰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白張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殺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縱上不殺我不愧於心乎乃仰絕脰遂死韋昭曰脰咽也○索隱曰蘇林云脰頸大脈也俗所謂胡脈首下即反蕭該或音下浪反當此之時名聞天下張敖已出以尚魯元故封為宣平侯索隱曰韋昭曰尚奉也不敢言取崔浩云奉事公主小顏云尚配也易得尚于中行王弼亦以尚為配恐非其義於是上賢張王諸客以鉗奴從張王入關無不為諸侯相郡守者及孝惠高后文帝孝景時張王客子孫皆得為二千石張敖高后六年薨關中記曰張敖冢在安陵○正義曰魯元公主墓在咸陽縣西北二十五里次東有張敖冢與公主同域又張耳墓在咸陽縣東十三里子偃為魯元王以母呂后女故呂后封為魯元王索隱曰案謂偃以其

及一作乃漢書

母號而元王弱兄弟少及封張敖他姬子二人壽為樂昌侯徐廣曰漢紀張

廢魯元王及樂昌侯信都侯孝文帝即位復封故魯元王優為

南宮侯續張氏張敖諡武侯張偃之孫有罪絕信都侯名修樂昌侯名壽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廝役莫非天下俊

桀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耳陳餘始居約時漢書音義曰相在貧賤時也

然信以死豈顧問哉索隱曰葛洪要用字宛云然猶爾也謂相和同謂者何也謂然謂相信雖死不顧也及據國爭權

卒相滅匹何鄉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之戾也豈非以利哉索隱曰有本作私利交漢書作勢利交故廉頗傳云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則從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由

殆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索隱述贊曰張耳陳餘天下豪俊也年羈旅別頸相信耳圍鉅鹿餘兵不進張既望深陳乃去印勢利傾奪際末成樂

劉辰翁曰豈顧問哉謂豈待回顧通問哉
王章曰按四相字有意漢書去相慕用相字失之矣
王維損曰太伯延陵始終以信不變無所利也不為地足至班史曰勢利之交古人羞之蓋謂是矣較之豈非以利哉句文弱而贅矣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九 終
巖谷修 同校
岡千仞 石川鴻齋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九

吳興凌稚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 增評

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魏豹者故魏諸公子也其兄魏咎故魏時封為寧陵君索隱曰案彭越傳云

魏豹魏王咎從弟真魏後也晉灼云寧陵梁國縣也即今寧陵是秦滅魏遷咎為家人陳勝之起王也正義

曰王于放反咎往從之陳王使魏人周市徇魏地魏地已下欲相與立

周市為魏王周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索隱曰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此取以為說也今

天下其畔秦其義必立魏王後乃可齊趙使車各五十來立周

市為魏王市辭不受迎魏咎於陳五反陳王乃遣立咎為魏王

徐廣曰元年十二月也章邯已破陳王乃進兵擊魏王於臨濟正義曰故城在淄州高苑縣北二里

本漢魏王乃使周市出請救於齊楚齊楚遣項它田巴將兵隨

市救魏索隱曰案項它楚將田巴齊將也○正義曰它徒多反章邯遂擊破殺周市等軍圍臨濟

咎為其民約降約定咎自燒殺魏豹走楚徐廣曰二楚懷王予年六月

魏豹數千人復徇魏地項羽已破秦降章邯豹下魏二十餘城

劉辰翁曰方亂時乃有讓千乘却齊趙繼絕世如周市者惜其福智不及不然豈不高視籍輩哉

唐順之曰此文簡直

邵寶曰魏咎于身與民可謂兩全之矣全民以生全身以死雖然非正也

不可以訓

揚循吉曰豹語似慷慨其說高帝亦切當然何以就縛故庸人耳

按師古云兩龍謂秦與陳勝

立豹為魏王豹引精兵從項羽入關漢元年項羽封諸侯欲有

梁地乃徙魏王豹於河東都平陽正義曰今晉州為西魏王漢王還定

三秦渡臨晉正義曰臨晉在同州朝邑縣界魏王豹以國屬焉遂從擊楚於彭城

漢敗還至滎陽豹請歸視親病至國即絕河津畔漢漢王聞魏

豹反方東憂楚未及擊謂酈生曰緩頰往說魏豹能下之吾以

萬戶封若酈生說豹豹謝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耳索隱曰莊子云

無異騏驎之馳過隙則謂馬也小顏云白駒謂日影也隙壁隙也以言速疾若日影過壁隙也

臣如罵奴耳非有上下禮節也吾不忍復見也於是漢王遣韓

信擊虜豹於河東徐廣曰二傳詣滎陽以豹國為郡高祖本紀曰置三郡河東太原上黨

漢王令豹守滎陽楚圍之急周苛遂殺魏豹

彭越者昌邑人也正義曰漢武更山陽為昌邑國有梁丘鄉梁丘故城在曹州城武縣東北三十三里字仲常漁鉅野

澤中為羣盜陳勝項梁之起少年或謂越曰諸豪桀相立畔秦

仲可以來亦效之彭越曰兩龍方鬪且待之居歲餘澤間少年

相聚百餘人往從彭越曰請仲為長越謝曰臣不願與諸君少

年彊請乃許與期且日日出會後期者斬索隱曰旦日謂明日之朝日出時也旦日日

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彊以為長今

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校長斬之皆笑曰何至

是請後不敢於是越乃引一人斬之設壇祭乃令徒屬徒屬皆

大驚畏越莫敢仰視乃行略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沛公之

從陽北擊昌邑正義曰陽音唐即反宋州碭山縣彭越助之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

彭越亦將其眾居鉅野中收魏散卒項籍入關王諸侯還歸彭

越眾萬餘人母所屬漢元年秋齊王田榮畔項王漢乃使人賜

彭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楚命蕭公角將兵擊越正義曰蕭縣今楚縣

將其兵三萬餘人歸漢於外黃漢王曰彭將軍收魏地得十餘

城欲急立魏後今西魏王豹亦魏王咎從弟也宜魏後乃拜彭

凌約言曰雖起羣盜亦必有以相服雖無一語次第具見矣

陳懿典曰此與穰宜之斬莊賈孫武之斬官橫事同

茅坤曰漢職知羽之欲有梁地而故以分王魏王豹於河西也故乘彭越之請乎魏也而特之為魏相國以狗

增補已巳平水

魏豹彭越列傳

二

官

梁地
凌約言曰最得
勿處在漢楚對壘
時越為游兵擊楚
足稱奇兵

第坤曰彭越與楚
兵共相拒於梁而
楚亦疲而力分

按留侯所言誠
大計也然二人
族滅已根于此

越為魏相國擅將其兵略定梁地。索隱曰擅猶專也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也。彭越皆復反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正義曰滑州河上漢王二年彭越常往來為漢游兵擊楚。絕其後糧於梁地。漢四年冬項王與漢王相距滎陽。彭越攻下睢陽外黃十七城。正義曰睢陽宋州宋城也外黃在汴州雍丘縣東項王聞之乃使曹咎守城。臯正義曰河南府汜水是自東收彭越所下城邑皆復為楚。正義曰為于偽反越將其兵北走穀城。正義曰在齊州東阿縣東三十六里是漢五年秋項王之南走陽夏。正義曰夏古雅反陳州太康縣也彭越復下昌邑旁二十餘城得穀十餘萬斛以給漢王食。漢王敗使使召彭越并力擊楚。越三魏地初定尚畏楚未可去。漢王追楚為項籍所敗固陵。正義曰固陵在陳州死丘西北三十二里乃謂留侯曰諸侯兵不從為之奈何。留侯曰齊王信之立非君王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功多始君王以魏豹故拜彭越為魏相國。今豹死母後且越亦欲王而君王不蚤定。與此兩國約即勝楚睢陽以北至穀城。正義曰從宋州已北

至鄆州以西曹漢
汴滑並與彭越
地東至海并淮南淮陰之邑盡
與韓信韓信又先有故齊舊地

皆以王彭相國從陳以東傳海。傳音附○正義曰從陳潁州北以東毫泗徐淮北之

故邑君王能出捐此地許二人。二人今可致即不能事未可知也。於是漢王乃發使使彭越如留侯策。使者至彭越乃悉引兵會垓下。正義曰在亳州也遂破楚。五年項籍已死春立彭越為梁王都定陶。正義曰在曹州六年朝陳。九年十年皆來朝。長安十年秋陳豨反代

地高帝自往擊至邯鄲徵兵。梁王稱病使將將兵詣邯鄲。高帝怒使人讓梁王。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王始不往見讓而往往則為禽矣。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病。梁王怒其太僕欲斬之。太僕亡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上使使掩梁王。梁王不覺捕梁王囚之。雒陽有司治反形已具。張晏曰扈輒勸越反

黃震曰彭越有大
功無反意既以疑
間掩捕論罪豈蜀
青衣矣呂氏又詐
使人告其反族之
何忍哉

按越有不賞之
功即有罪尤宜
從輕矧非其罪
而惟以呂后一
言族之高帝其

不聽而云反形已具有司非也。請論如法。上赦以為庶人。傳處蜀青衣。西至鄧。索隱曰地理志云鄧屬京兆○正義曰華州逢呂后從

寡恩哉然帝征
兵而越不至則
越亦有以自取
矣太史公贊韓
信曰假令信學
道謙讓可以比
周召太公之徒
愚於越也亦云
劉辰翁曰喋血乘
勝日有聞矣不可
解看上語意謂其
喋血乘勝日則有
聞身已為王彼時
不反此時乃反如
此下語最是用力
處意日字句讀聞
字誤
董份曰謂其喋血
乘勝功名聞天下
而身反不死以甘
囚虜益志欲有為
也
又曰太史公腐刑
不即死亦欲以自
見耳故于此委曲
致意如此

長安來欲之雒陽道見彭王彭王為呂后泣涕自言無罪願處
故昌邑呂后許諾與俱東至雒陽呂后白上曰彭王壯士今徙
之蜀此自遺患正義曰上唯李反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呂后乃
令其舍人告彭越復謀反廷尉王恬開奏請族之上乃可遂夷
越宗族國除

太史公曰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正義曰言魏地潤南面

稱孤喋血乘勝日有聞矣徐廣曰一作喋韓傳亦有喋血語也○索隱曰音喋喋

懷畔逆之意及敗不死而虜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已上且羞

其行況王者乎彼無異故智略絕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

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辭云

索隱述贊曰魏豹兄弟因時而王豹後屬楚其國遂以仲起
昌邑歸漢外黃往來聲援再續軍糧徵兵不往趙臨何傷

楊慎曰此贊曲折意甚奇能言豪傑意中事取于眾人所不取亦其素意如此獨
患無身耳五字極備雲蒸龍變又怪其度二字不可解意云度其故亮以此也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一 終 同校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一

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索隱曰地理志云廬江有六縣蘇林曰今為六安也布本
姓英英國名也各縣之後布以少時有人相云當刑而王

秦時為布衣少年有容相之曰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

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徐廣曰幾一作豈謂幾近也○索隱曰臣瓚
音機楚漢春秋作豈是乎故徐廣云一作豈劉

人有聞者共俳笑之索隱曰謂眾共
以俳優輩笑之布已論輸麗山正義曰
言布論

麗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豪桀交通

見番君與其眾叛秦聚兵數千人番君以其女妻之章邯之滅

陳勝破呂臣軍布乃引兵北擊秦左右校破之清波引兵而東

聞項梁定江東會稽正義曰時會稽郡所理
在吳闔閭城中涉江而西陳嬰以項氏世

為楚將迺以兵屬項梁渡淮南英布蒲將軍亦以兵屬項梁項

梁曰項梁也

增補史記評林卷之九十一 黥布列傳 鳳文館藏

後魏書云魏高
允以獄者人命所
係常嘆曰臯陶至
德也其後英蓼先
人劉項之際英布
歸而王經世雖久
猶有刑之餘累况
凡人能無咎乎
按師古云論輸
麗山謂有罪論
決而輸作于麗
山也

吳興凌稚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增評

評點 史記評林 卷九十一

劉辰翁曰曰布當冠軍曰常為軍鋒曰楚兵常勝功冠諸侯以布數以少敗眾也皆于敘事

中提撥其功 項梁敗死定陶懷王徙都彭城諸將英布亦皆保聚彭城當是時秦急圍趙趙數使人請救懷王使宋義為上將范增為末將項籍為次將英布蒲將軍皆為將軍悉屬宋義北救趙及項籍殺宋義於河上懷王因立籍為上將軍諸將皆屬項籍項籍使布先涉渡河擊秦布數有利籍悉引兵涉河從之遂破秦軍降章邯等楚兵常勝功冠諸侯諸侯兵皆以服屬楚者以布數以少敗眾也項籍之引兵西至新安

正義曰新安故城在河南府滎池縣東二十二里又使布等夜擊坑章邯秦卒二十餘萬人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間道破關下軍 索隱曰鄒氏云間音開謂私也今以開音紀竟反間道即他道也猶若反間之義遂得入至咸陽布常為軍鋒 索隱曰案漢書作楚軍前簿簿者函簿項王封諸將立布為九江王都六漢元年四月諸侯皆罷戲下各就國項氏立懷王為義帝

王謀義帝罪已可族况又為秦坑卒眾多乎

凌約言曰曰不往曰不佐曰不敢往既極狀布之崛強方寫出項所以不擊布之故何等次第

董份曰言惟其以楚強漢弱故何所以為使而欲說王以楚漢之形使知楚不如漢也

梁涉淮而西擊景駒秦嘉等布常冠軍項梁至薛 正義曰薛古城在徐州滕縣界也 聞陳王定死迺立楚懷王項梁號為武信君英布為當陽君 正義曰南郡當陽縣也 項梁敗死定陶懷王徙都彭城諸將英布亦皆保聚彭城當是時秦急圍趙趙數使人請救懷王使宋義為上將范增為末將項籍為次將英布蒲將軍皆為將軍悉屬宋義北救趙及項籍殺宋義於河上懷王因立籍為上將軍諸將皆屬項籍項籍使布先涉渡河擊秦布數有利籍悉引兵涉河從之遂破秦軍降章邯等楚兵常勝功冠諸侯諸侯兵皆以服屬楚者以布數以少敗眾也項籍之引兵西至新安 正義曰新安故城在河南府滎池縣東二十二里又使布等夜擊坑章邯秦卒二十餘萬人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間道破關下軍 索隱曰鄒氏云間音開謂私也今以開音紀竟反間道即他道也猶若反間之義遂得入至咸陽布常為軍鋒 索隱曰案漢書作楚軍前簿簿者函簿項王封諸將立布為九江王都六漢元年四月諸侯皆罷戲下各就國項氏立懷王為義帝

徙都長沙迺陰令九江王布等行擊之其八月布使將擊義帝追殺之郴縣 正義曰郴丑林反今郴州有義帝冢及祠 漢二年齊王田榮畔楚項王往擊齊徵兵九江九江王布稱病不往遣將將數千人行漢之敗楚彭城布又稱病不佐楚項王由此怨布數使使者謂讓召布 音義曰謂責也 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患漢所與者獨九江王又多布材欲親用之以故未擊漢二年漢王擊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 正義曰今宋州虞城也 謂左右曰 索隱曰案謂隨何 如彼等者無足與計天下事謁者隨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孰能為我使淮南令之發兵倍楚留項王於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隨何曰臣請使之迺與二十人俱使淮南至因太宰主之 音義曰淮南太宰作內主也韋昭曰主舍也○索隱曰太宰掌膳食之官 二日不得見隨何因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為彊以漢為弱此臣之所以為使使何得見言之而是邪是大王所欲聞也言之而非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

增補史記評林 卷九十一 黥布列傳 二 鳳文官

按師古云質鏈也言伏于鏈上而斧斬之

茅坤曰北面而臣事之三句先挈布破之
按師古云垂拱而觀言不搖動坐觀成敗也
李廷機曰益聞之鯨雖難得食以死餌士雖懷道貪徒尤可以利啗者楚漢成敗之形既足以董其心裂地而封之語又足以移其志益招之以

質淮南市以明王倍漢而與楚也太宰廼言之王王見之隨何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為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為彊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板築李奇曰板牆板也築杵以為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眾身自將之為楚軍前鋒今廼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騷淮南之兵騷音掃渡淮自夜會戰彭城下大王撫萬人之眾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孰勝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不肯楚者以漢為弱也夫楚兵雖彊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索隱曰負猶被也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然而楚王恃戰勝自彊漢王收諸侯還守成臯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徼乘塞索隱曰徼謂邊境亭郭以徼繞邊陲常守之也乘者登也登塞垣而守之楚

其所不得不來而餌之以其所不能不欲者發兵時楚當不待辭之畢矣於乎何亦策士之雄哉

屠隆曰通篇議論只是辨他以楚為強以漢為弱之意而關鍵總在楚不如漢一句

按何之使淮南本為留羽計耳然布不肯楚則羽不留齊漢非萬全則布不肯楚故何以強弱別之分王許之而又命殺使以決之何亦深于謀哉

按前云使臣敬進書後云敬使使臣進愚計首尾相應

人還兵間以梁地深入敵國八九百里張晏曰羽從齊還當經梁地八九百里廼得初地○索隱曰案服虔曰梁在楚漢之中央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楚兵至滎陽成臯漢堅守而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得解故曰楚兵不足恃也徐廣曰恃一作罷言其已困不足恃又明切復苦也索隱曰案漢書作罷音皮使楚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彊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亾之楚臣竊為大王惑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亾楚也夫大王發兵而倍楚項王必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提劍而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況淮南淮南必大王有也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請奉命陰許畔楚與漢未敢泄也楚使者在文穎曰在淮南王所方急責英布發兵舍傳舍隨何直入坐楚使者上坐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以構索隱曰構成也可遂殺楚使者無使

詞與其行事絕是
戰國說客風度

茅坤曰折之以不
測之辱寵之以非
望之禮
屠隆曰諱布據
九江之地得以養
其全力徐制楚漢
之命故楚漢之重
輕視黜布之去就
而已此天下之勢
也漢之謀臣以為
不取布無以蹙楚
而取其命故以厚
利啖布而臣之未
有攻城斬將之勞
而奉以王者之居
裂十里之地矣凡
漢之厚利取楚者
蓋欲懸權以天下
之所重而收天下
之大勢歸于己也

故曰高祖知大計
按高帝故不喜
儒也而況天下
已定乎折何誠
本心矣若曰吾
方圖子之功迺
以為中尉則又
帝之所以駕馭
臣下耳
茅坤曰漢之封功
臣過制所以多亂

王維楨曰布禍自
姬始色變之為患

如此
王世貞曰漢告
反之典封列侯為
過盛韓信彭越皆
呂后使人告之也
而彭越舍人傳不
載姓名其人亦不
封告信者樂說封
慎陽侯享國五十
一年至孫買之而

增補
已平水

歸而疾走漢并力索隱曰走音奏向也布曰如使者教因起兵而擊之耳於

是殺使者因起兵而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淮南項王留而攻

下邑正義曰宋州碭山縣數月龍且擊淮南破布軍布欲引兵走漢恐楚王

殺之故間行與何俱歸漢淮南王至徐廣曰三年十二月上方踞牀洗召布

入見布甚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如漢王居

布又大喜過望正義曰高祖以布先分為王恐其自尊大故峻禮令布折服已而美其惟懷厚其飲食多其從官以悅其心權道也於是迺

使人入九江楚已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得

故人幸臣將眾數千人歸漢漢益分布兵而與俱北收兵至成

臯四年七月立布為淮南王與擊項籍漢五年布使人入九江

得數縣六年布與劉賈入九江誘大司馬周殷周殷反楚遂舉

九江兵與漢擊楚破之垓下項籍死天下定上置酒上折隨何

之功謂何為腐儒為天下安用腐儒索隱曰腐音輔謂之腐儒者言如腐敗之物不任用也隨何

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卒五萬人

騎五千能以取淮南乎上曰不能隨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十人

使淮南至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賢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也

然而陛下謂何腐儒為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圖子之

功迺以隨何為護軍中尉布遂剖符為淮南王都六九江廬江

衡山豫章郡皆屬布七年朝陳八年朝雒陽九年朝長安十一

年高后誅淮陰侯布因心恐夏漢誅梁王彭越醢之盛其醢徧

賜諸侯至淮南淮南王方獵見醢因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

旁郡警急張晏曰欲有所會布所幸姬疾請就醫醫家舉大夫賁赫對門

醫家姬侍王從容語次譽赫長者也王怒曰汝安從知之具說

狀王疑其與亂赫恐稱病王愈怒欲捕赫赫言變事乘傳詣長

安布使人追不及赫至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上

讀其書語蕭相國相國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誣之請繫赫

索隱曰賁音肥○
索隱曰人姓名也

始弃市國絕告英
布者實赫封期思
無後按告彭越舍
人當是帝後知是
呂后使故不封而
慎陽過享乃爾天
道似未有知也

使人微驗淮南王。微一作微淮南王布見赫以罪已上變固已疑其
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上廼
赦賁赫以為將軍。上召諸將問曰。布反為之奈何。皆曰。發兵擊
之。坑豎子耳。何能為乎。汝陰侯滕公召故楚令尹問之。令尹曰。
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王之。疏爵而貴之。漢書音義曰。疏分也。禹
曰。尚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令尹曰。往

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張晏曰。往年。前年。同耳。使文相避也。言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
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曰。臣客故楚令尹薛公
者。其人有籌策之計。可問。上廼召見問薛公。薛公對曰。布反不
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
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臥矣。上曰。何謂上計。令尹對
曰。東取吳。正義曰。荆王劉賈都吳。蘇州闔廬城也。西取楚。正義曰。楚王劉交。都徐州下邳。并齊取魯。傳檄

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
韓取魏。據敖倉之粟。索隱曰。案太康地記云。秦建敖倉於成臯。又立便故亦云。敖便也。塞成臯之口。勝敗
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正義曰。古州來國。歸重於越

身歸長沙。正義曰。今潭州。陛下安枕而臥。漢無事矣。桓譚新論曰。世有圍碁之戲。或
遠者疏。張置以會圍。因而成多。得道之勝。中者則務相絕。避要以爭。便求利。故勝負孤疑。須計
數而定。下者則守邊隅。趨作罪。以自生於小地。然亦必不如察薛公之言。上計云。取吳楚并齊
魯及燕趙者。此廣道地之謂。中計云。取吳楚并韓魏。塞成臯。據敖倉。此趨避要爭利者。
也。下計云。取吳下蔡。據長沙。以臨越。此守邊隅。趨作罪者也。○索隱曰。罪音鳥。卦反。上曰。
是計將安出。令尹對曰。出下計。上曰。何謂廢上中計。而出下計。
令尹曰。布故麗山之徒也。自致萬乘之主。此皆為身。不顧後。為
百姓萬世慮者也。故曰。出下計。上曰。善。封薛公千戶。索隱曰。劉氏云。薛公得封千戶。

百姓萬世慮者也。故曰。出下計。上曰。善。封薛公千戶。索隱曰。劉氏云。薛公得封千戶。
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諸將獨患淮陰彭越。
今皆已死。餘不足畏也。故遂反。果如薛公籌之。東擊荆。荆王劉
賈走。死富陵。正義曰。故城在楚州。盱眙縣東北六十里。盡劫其兵。渡淮。擊楚楚。發兵與戰。
徐僮間。如淳曰。地名也。○索隱曰。案地理志。臨淮有徐僮僮縣。○正義曰。杜預云。為三
徐在下邳。僮縣東。枯地志云。大徐城在泗州徐城縣北四十里。古徐國也。為三

田汝成曰。令尹知
布之必反者。謂其
有近憂。薛公料布
出下計者。謂其無
遠慮。

曾補已巳平水
卷七十一
黠布列傳
五

官
官

評點 史記 卷九十一 項羽本紀 項羽之敗 項羽之敗 項羽之敗

茅坤曰昔吳之肄 楚以三軍互出卒 以有功今楚之坑 卒卒以三軍致敗 何也

陳文燭曰布楚 之臣也為楚之臣 而使之臣我是道 之不臣故始之所 以叛楚者亦所以 叛漢也高帝之自 將也問之曰何苦 而反曰欲為帝耳 而帝未嘗有一言 復之者吾固知帝 之無辭于彼也夫 始之叛楚也孰敢 之而今之叛漢也 又孰得而責之也 昔以叛楚得王今 以叛漢望帝利之 所趨其流必至于 此願開其源者誰 也吾固知帝之無 辭于此也

田汝成曰前書立 軍欲以相救為奇 或說楚將曰布善 用兵民素畏之且 兵法諸侯戰其地 為散地漢書音義 曰謂散滅之地也 正義曰魏武帝注 孫子曰卒戀土地 道近而易敗散 今別為二彼敗 吾一軍餘皆走安 能相救不聽布果 破其一軍其二軍 散走遂西與上兵 遇斬西會甄

布兵精甚上廼壁 庸城鄧展曰地名 也望布軍置陳如 項籍軍上惡之 與布相望見遙謂 布曰何苦而反布 曰欲為帝耳上怒 罵之遂大戰布軍 敗走渡淮數止戰 不利與百餘人走 江南布故與番君 婚以故長沙哀王 使人給布偽與亡 王非哀王也傳誤 也誘走越故信而 隨之番陽番陽人 殺布茲鄉民田舍 正義曰英布家在 饒州都陽縣北百 五十二里十二步 遂滅黥布立皇子 長為淮南王封 資赫為期思侯正 義曰期思故城在 光州固始縣界諸 將率多以功封者 漢書曰將率封者 六人太史公曰英 布者其先豈春秋 所見楚滅英六臯 陶之後哉身被刑 法何其拔興之暴 也索隱曰拔音白 烏反疾也項氏之 所坑殺人以千萬 計

數而布常為首虐 功冠諸侯用此得 王亦不免於身為 世大僂禍之興自 愛姬殖妒媚生患 竟以滅國媚音冒 媚亦妒也索隱曰 漢書外戚傳亦云 成結寵妾妬媚之 誅又論衡云妬夫 媚婦則媚是妬之 別名今原英布之 誅為疑資赫與其 姬妃有亂故至滅 國所以不得言妬 媚是媚也云男妬 曰媚索隱述贊曰 九江初筮當刑而 王既免徒中聚盜 江上每雄黃震曰 布起驪山之徒以 兵屬項氏嘗為軍 鋒得國九江南面 稱孤矣漢使隋何 說之歸漢遂滅楚 垓下王淮南及信 越誅而布大恐幸 姬妃贊竟以反誅 愚謂布非反漢漢 非少恩勢使然耳 夫布於漢非蕭曹 素臣服者比也羣 起逐鹿成者帝敗 者族方雌雄未決 不得已資之以濟 吾事事濟矣同起 事者猶在則此心 不能一日安其勢 不盡族滅其身惟 嬰母之賢為不可 及也已

皇子長為淮南王 布未滅而先立也 後書立皇子長為 淮南王總敘封功 而帶言也自不嫌 於復

趙恒曰陰命人 部聚兵候旁郡警 急未即急也資赫 上變遂族赫家發 兵反此論禍之興 自愛姬殖是謂布 反在赫上變之後 也然聚兵候伺乃 方獵見臨之日矣 八臣將而必誅布 反何疑焉

增補史記評林 卷九十一 項羽本紀 項羽之敗 項羽之敗 項羽之敗

增補史記評林 卷九十一 項羽本紀 項羽之敗 項羽之敗 項羽之敗

增補史記評林 卷九十一 項羽本紀 項羽之敗 項羽之敗 項羽之敗

增補史記評林 卷九十一 項羽本紀 項羽之敗 項羽之敗 項羽之敗

增補史記評林 卷九十一 項羽本紀 項羽之敗 項羽之敗 項羽之敗

增補史記評林 卷九十一 項羽本紀 項羽之敗 項羽之敗 項羽之敗

增補史記評林 卷九十一 項羽本紀 項羽之敗 項羽之敗 項羽之敗

評點史記評林卷之九十一

廣文館藏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一終

巖谷修 岡千仞 同校 石川鴻齋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二

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吳興凌稚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增評

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也正義曰楚州淮陰縣也始為布衣時貧無行不得

推擇為吏李奇曰無善行可推舉選擇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

之者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張晏曰下鄉縣屬淮陰也○索隱曰案楚漢春秋南昌作新昌亭長者主亭之

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張晏曰未起而牀蓐中食食時信往不為具

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絕去信釣於城下正義曰淮陰城北臨淮水昔信去下鄉而釣於此諸母

漂韋昭曰以水擊絮為漂故曰漂母有一母見信飢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

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正義曰音寺吾哀王孫

而進食蘇林曰如言公子也○索隱曰劉德曰秦末多夫國言王孫公子尊之也張晏曰字王孫非也豈望報乎淮陰屠中

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小劍中情怯耳眾辱之曰信

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徐廣曰袴一作袴音枯化反然尋此文作袴欲依字耳○索隱曰音枯化反然尋此文作袴欲依字於是信孰視之俛出袴下蒲伏正義曰俛音俯一市

爭坤曰太史公傳淮陰不詳其兵法所授此失著處又曰首敘其貧困者以其杖劍封侯王而裂土千里及報漂母與安厚已少年故云云文纒及漢耳光縉曰或謂漂母非婦人乃秦漢間之隱君子蓋以其不望報數言有儒者氣象且似教韓信以功不當責報耳按此則母當作冉或云越絕書有漂冉蓋冉字之誤羅大經曰韓信于未遇時識之者惟增補史記評林

評點史記言言本卷九十一

蕭何及淮陰漂母
兩何之英傑固足
以識信漂母一市
媼乃亦識之異哉
故嘗謂子房狙擊
祖龍意氣過于輕
銳故比上老人抑
之韓信俛出市袴
意氣憐于消沮故
淮陰漂母揚之一
翁一媼皆異人也
董份曰孰視俛出
形容袴下如畫
尤瑛曰孰視之三
字可玩有忍意
劉辰翁曰滕公盛
德乃具眼人也在
蕭何前魏無知上
董份曰何屢言信
而未用雖何不能
為力故予嘗疑信
何之謀也信以
而身追之要為奇
以發動上耳
凌約言曰鋪叙蕭
何奇信追信拜信

人皆笑信以為怯。及項梁渡淮，信杖劍從之。居戲下。徐廣曰：戲，一作毫。無所知名。項梁敗，又屬項羽。羽以為郎中，數以策干項羽。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為連敖。徐廣曰：典客也。索隱曰：李奇云：楚官名。張晏曰：司馬坐法當斬。其輩十三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也。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為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說之。言於上。上拜以為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行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上不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文穎曰：事猶業也。張晏曰：無事用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計事者。顧

始未不遺餘力，所謂功第一者亦為此。又曰：方信歸漢，一區卒耳，相國何所見而奇之？蓋何所以察天下之勢者，甚熟而信適與之乎？故數與語而遂以國士奇之。其向使無定畫于中，而驟聞其說，安能力荐而大用之哉？余有丁曰：按何追信時，正高祖所動心者，當其心動時，遂決之，故易入。董份曰：韓信以一區校徒，因何立談不更召見，而即超拜大將，且殊禮，蓋其用人如此。三代以後，千載帝王之冠也。唐順之曰：孔明之初見昭烈，論三國

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雖為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為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暗噉叱咤，千人皆廢。晉灼曰：廢，不收也。索隱曰：暗於鳩反，噉烏路反，叱昌晏曰：廢，偃也。張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音匈于反。索隱曰：嘔音吁，嘔猶嘔也。人有疾病，涕泣分

增補史記評本 卷九十一 淮陰侯列傳 二 鳳文官

評點史言詩水 卷九十一 鳳文館藏

亦不能過子故曰
淮陰者非特將畧
也
黃份曰暗啞二句
形容項王之勇如
見
王世貞曰淮陰
之初說高祖也高
密之初說光武也
武鄉之初說昭烈
也若懸券而責之
又若合券焉噫可
謂才也已矣
楊慎曰匹夫之勇
易見婦人之仁難
言
余有丁曰按此自
王善地句便有聲
罪前兼
茅坤曰論項王及
漢王所以得失處
甚確
楊維禎曰韓信登
壇之日畢陳平生
之畫略論楚之所
以失漢之所以得

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利弊忍不能予漢書音義曰不忍授此所謂
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
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
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
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
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
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索隱
曰劉氏云用東歸之兵擊東方之敵此敵無不散敗也且三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
不可勝計又欺其眾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
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
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索隱曰秦秋毫秋乃
成王逸註楚詞云銳毛為毫夏落秋生也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
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

此三秦還定之謀
所以卒定于韓信
之手也
董份曰觀信智畧
如此真有掀揭天
下之心不但兵謀
而已也所以謂之
人傑而羞與噲等
為伍

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
也索隱曰秦說文云檄一尺書也此云傳檄謂為檄書以責所伐者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
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八月漢王舉兵東出陳倉正義曰漢王從關北出故州陳倉縣定
三秦漢二年出關正義曰出函谷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合齊趙共擊
楚四月至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收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
破楚京索之間以故楚兵卒不能西漢之敗卻彭城正義曰兵敗散彭城而卻退
塞王欣翟王翳亡漢降楚齊趙欲反漢與楚和六月魏王豹謁
歸視親疾至國即絕河關索隱曰今蒲津關反漢與楚約和漢王使酈生
說豹不下其八月以信為左丞相擊魏魏王盛兵蒲坂塞臨晉

按何之勸帝則
曰還定三秦而
天下可圖信之
告帝則曰舉兵
而東三秦可傳
檄而定一人之
論不相謀而相
合皆有見於天
下之大勢者此
何所以奇信而
數言於上也
欲一作亦
按索隱以陳軫
為地名謬甚

索隱曰塞音先得反臨晉縣名在河東之東岸對舊關也
信乃益為疑兵漢書音義曰益張旌旗以疑敵者陳軫欲渡臨
晉索隱曰劉氏云陳軫地名在舊關之西今之朝邑非也索而伏兵從夏陽以木
罌餽渡軍徐廣曰罌一作缶服虔曰以木押縛罌以渡韋昭曰以木為器如罌以渡
軍無船且尚密也○正義曰按韓信詐陳列船艘於臨晉欲渡河即此從夏陽

揚慎曰木罌餽渡
軍者取罌餽百千
以木縛之浮于水
增補史記平水

木押罌餽渡軍襲安邑臨晉同州東朝邑界夏陽在同州北渭城界襲安邑正義曰安邑故城在絳州夏縣東北十五里魏王豹驚引兵

淮陰侯列傳

三

鳳文館藏

以代其蓋軍事取
速成用成器也非
如韋昭之說
信亦極忌信使
信將則以張耳監
之信下魏破代則
收其精兵詣滎陽
信禽趙降燕則奪
其印符易置諸將
信平齊滅楚則襲
奪齊軍蓋勇果如
信恐為亂難制故
屢指其權俱忌心
所使也信何不早
見此功成而飄然
為赤松之遊耶
茅坤曰廣武之策
絕工而韓却能反
其策以為功
○洪邁曰李左車
說餘深溝高壘勿
與戰餘不聽一戰
成擒鄧都尉說亞
夫深溝高壘待其
自斃亞夫從之吳

迎信信遂虜豹索隱曰劉氏云夏陽舊無船約不備之定魏為河東郡正義曰

縣故城漢王遣張耳與信俱引兵東北擊趙代後九月破代兵禽

夏說閼與徐廣曰音余駟案李奇曰夏說代相也○索隱曰司馬彪郡國志上黨沾縣有

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索隱曰案地理志常山石邑縣井

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也聚兵井陘口正義曰

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

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閼與索隱曰喋舊音軟非也案

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漢書音義曰樵取

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

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

足下深溝高壘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吾奇兵絕

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戲下願君留

意臣之計否必為一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也常稱義兵不用

詐謀奇計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今韓信兵號數萬

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已罷極今如此避而不擊後

有大者何以加之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廣武君策

廣武君策不用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還報則大喜乃敢引

兵遂下正義曰引兵入井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漢書音

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募山而望趙軍如淳曰

依山自覆蔽○索隱曰案謂令從間道小路向前望見陳餘軍營即住仍須隱山自蔽

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

將傳飡曰徐廣曰音食也○索隱曰如淳曰小飯今日破趙會食服虔曰立駐傳

諸將皆莫信佯應曰諾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為

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信乃

言破趙後乃當共飽食也

左車之計以奇兵

增補已巳平水 卷九十一 淮陰侯列傳 四 鳳文官 歲

果敗區平鄒之策
一也而用不用異

耳

董份曰入皆借廣

武君之奇而成安

君不能用以敗今

信先使間視則已

慮至矣使出茲策

則信必知變必不

能敗信也但用廣

武策則信不能取

勝若此

楊循吉曰設策而

使敵人知之疎矣

策即行信豈無以

當之哉

茅坤曰或問信之
下趙也以背水陣
平子應之曰非也
善將兵者必示人
以機此信所以特
謬諸將之說也蓋
信乘關與而東下
趙趙之隘曰井陘
成安君能用李左
車之計以奇兵

絕井陘之口而親為深溝高壘以困之信特投虎牙匣矣信始間視知成安君之不用故敢入焉信之慮蓋亦岌岌矣兵入之而後安知成安君不戰少利而悔悟乎故兵法曰薄人子險利在速非為水上陣不可以致趙人之空壁而逐利非拔趙職而立漢職則成安君失相持之勢成而其事未可知也故信之此舉謀定而后動誠入虎口一舉而斃之矣

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正義曰綿蔓水一名皇將一名洞星自并州流入井陘界即信背水陣陷之死地即此水也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正義曰恒州鹿泉縣即六國時趙壁也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佯弃鼓旗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鼓旗逐韓信張耳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而大驚以為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泚水上禽趙王歇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是有縛廣武君而致戲下者信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諸將効首虜索隱曰如淳云効致也晉灼曰効數也鄭玄註禮効猶呈見也休畢賀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

背水陣者雖欲陷死地以堅士心其實料成安君守兵法而不知變也故以後水誘之使之爭戰趨利耳此致人之術也唐順之曰信奇處全在拔趙旗上又曰亂其耳目奪其巢穴

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死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為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於是信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今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為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待耳因固問曰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顧恐臣計未必足用願效愚忠夫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軍敗部下李奇曰鄒音腫身死泚上今將軍涉西河索隱曰此之西河當馮翊也正義曰即同州龍門河從夏陽

欲就以決疑所以
虛心委已而問之
豈真以為向者之
計足以擒我哉
茅坤曰此中真景
惟信與廣武君知
之諸將不知也

○余有丁曰廣武
君之計必出淮陰
之右其曰不以短
擊長而以長擊短
真確論也
余有丁曰按此上
文已有休兵語此
際字當依劉解不
可一例

度虜魏王禽夏說闕與一舉而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眾
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農夫莫不輟耕釋耒榆衣甘食
索隱曰榆鄒氏音瑜美也恐滅匹不久故廢止作業而事美衣
甘食一日榆苟且也慮不圖久故也漢書作靡衣榆食傾耳以待命者如淳曰
恐滅匹

也若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眾勞卒罷其實難用今將軍欲

舉倦弊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久力不能拔情見勢屈

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彊也燕齊相持而不下

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臣愚竊以為亦

過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

廣武君對曰方今為將軍計莫如案甲休兵鎮趙撫其孤百里

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驛兵魏都賦曰有驛順時劉逵曰驛酒也○索
隱曰劉氏依劉逵作驛酒謂以酒食養兵

之書正義曰咫尺八寸言其
簡牘或長尺也暴其所長於燕正義曰
暴音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

已從使誼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為齊

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

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因請

立張耳為趙王以鎮撫其國漢王許之乃立張耳為趙王楚數

使奇兵渡河擊趙趙王耳韓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兵

詣漢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南出之宛葉間正義曰宛在鄧州
葉在許州

得黥布走入城臯楚又復急圍之六月漢王出成臯東渡河獨

與滕公俱從張耳軍修武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

耳韓信未起即其臥內上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

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備守趙地拜韓

信為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文穎曰謂趙人
未曾見發者信引兵東未渡平原

正義曰懷州有平原

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韓信欲止范陽辯士蒯

平何以得毋行也且酈生一士伏軾韋昭曰軾今小
車中隆起者掉三寸之舌下

增補已巳平木

淮陰侯列傳

六

鳳文館

增補已巳平木

淮陰侯列傳

楊時曰以韓信之
才又輔以張耳二
人皆勇略蓋世余
竊怪漢王入壁奪
印召易諸將而信
未之知也此其禁
防闊疎與棘門霸
上之軍何異取使
敵人投間竊發則
二人者可得而虜
也豈古所謂有制
之兵者信亦有未
速歟

董份曰漢王將將
出奇如此

茅坤曰漢王之問
入張耳韓信壁而

增補已巳平木

淮陰侯列傳

六

鳳文館

評點史言行本
卷九十一
鳳文館藏

奪其軍何也言
身出成皇後兵已
散一則欲收耳信
兵以南抗楚一則
恐耳信賊其兵折
于楚而生離心故
為此計易置諸將
以示武耶
亭坤曰聽刺通一
計東破下齊復追
至高密信平生用
兵此為失策
○屠隆曰淮陰之
死論者冤之予謂
淮陰有取死之道
焉夫烹酈生者齊
王而致酈生之烹
者淮陰也酈生何
罪哉天故假手呂
氏為酈生報仇耳
楊慎曰此策出廣
武君上
○徐中行曰此說
多委曲惜史失其
名
尤縉曰豪傑欲

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眾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歲
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渡河齊已聽酈
生即留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齊歷下軍徐廣曰齊南歷城縣遂至臨菑
齊王田廣以酈生賣已乃烹之而走高密使使之楚請救韓信
已定臨菑遂東追廣至高密西楚亦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
齊齊王廣龍且并軍與信戰未合人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鬪窮
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正義曰近其室家懷顧望也不如
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囚城囚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
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
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
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何為止遂戰與信夾濰水陳
徐廣曰出東莞而東北流至北海都昌縣入海○索隱曰濰音維地理志濰水出琅邪箕縣東北至昌都入海徐所引蓋據水經與此小不同韓信乃夜令人
為萬餘囊滿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

有為無樂乎名
之高也惟臥龍
鳳雛以盛名高
天下天下亦以
盛名待二子而
畏之而備之矣
故淮陰見易于
龍且而收囊沙
齒於衆論而成
感項之勳
余有丁曰兵法知
彼知此信此策欺
龍且之疎耳不然
與入夾水陳水頓
泗而不知何耶
○屠隆曰此法直
應篇首怯字信固
大勇若怯耳
追下一本有信
字
羅大經曰功蓋天
下者不賞從古有
之韓信請假王坐
不知此然高帝之
忌心未必緣此而
增補已巳平水

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
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囚去
信遂追北至城陽正義曰城陽雷澤縣是也皆虜楚卒漢四年遂皆降
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偽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不為假
王以鎮之其勢不定願為假王便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
陽韓信使者至發書張晏曰發信使者所齊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且暮
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為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
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為守不
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
假為乃遣張良往立信為齊王徐廣曰四年二月徵其兵擊楚楚已囚龍
且項王恐使盱眙人武涉往說齊王信曰張華曰武涉墓在盱眙城東十五里天下共
苦秦久矣相與戮力擊秦秦已破計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
士卒今漢王復興兵而東侵人之分奪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

增補已巳平水
卷九十一
淮陰侯列傳
七
鳳文館藏

評點史言行本 卷九十一 虞文館

遂萌也良平自處以厚即當說帝以王鎮多變之齊以齊王有功之信帝素樂於納諫必欣然從之而信可高枕矣何乃云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斯言出而帝起疑雖王信以直王而徵其擊楚是持太阿而執其柄也信蓋及矣矣然則淮陰誅族之禍貽於良平之躡附也哉

出關收諸侯之兵以東擊楚其意非盡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甚也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正義曰數色更反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脫輒倍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為厚交為之盡力用兵終為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尚存也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以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參分天下王之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為智者固若此乎韓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張晏曰郎中宿衛執戟之人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眾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為信謝項王武涉已去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為奇策而感動之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韓信

變為八十一首目為辨士之靈涉與安期董子羽而卒不受羽封復不事漢不受漢修厚益輕世肆志如魯仲連之流者歟

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韓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對曰願少間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張晏曰背畔則大貴韓信曰何謂也蒯通曰天下初發難也俊雄豪傑建號壹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襍遯燦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匹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無罪之人肝膽塗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勝數楚人起彭城轉鬪逐北至於滎陽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二年於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眾距鞏雒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張晏曰折北敗也北奔北敗滎陽傷城臯張晏曰於城臯傷臯也臣瓚曰謂軍折傷遂走宛葉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夫銳氣挫於險塞而糧食竭於內府百姓罷極怨望容容無所倚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

增補史言行本 卷九十一 淮陰侯列傳 八 鳳文館

評點史記卷之九十一
命懸於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肝膽，效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疆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為百姓請命，也。正義曰：鄉音向，齊國在東，故曰西向。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疆，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之德，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慮之。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蒯生曰：足下自以為善，漢王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為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為布衣時，相與為刎頸之交，後爭張壓陳澤之事。

之士徒以口舌縱橫當世耳，非深識者也。
王維楨曰：詳通說稱楚而蔑漢，是欲信反漢而與楚也。董份曰：楚人威震勇也，而迫西山勇困漢王阻險智也，而敗傷智困也。
增徐中行曰：說者謂投機之會，開不容髮，信惟不用刑通計卒誅，夷意是然。信勇不過項王，天方令漢平定海內，項王且授首垓下，而況信哉。通之說，權一時之利害，不賭與匹之大，關者也。信之謝通似矣，獨惜其有吾將念之之言，及意猶豫，基異曰：反漢之端云。
漢書註卒下有

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項王，秦項嬰頭而竄，逃歸於漢王。漢王借兵而東下，殺成安君，泚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為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患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壓陳澤，故臣以為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已亦誤矣。大夫種范蠡存，亡越，霸勾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已盡，而獵狗烹，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勾踐也。此二人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益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略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安君，徇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

不死字

增王世貞曰：余遷山西，按察時，抵修武，則漢高帝奪張耳韓信兵處也。為之悵然者久之。夫信雄武多智，然一為帝詐而奪趙兵，再為帝詐而奪齊兵，一給而失國，再給而失族，何也？信為於信高帝，謂不我負耳。然此正所謂天授非人力也。

劉辰翁曰：此文字之祖。
董份曰：其文略祖蔡澤。
增袁黃曰：文種佐句踐滅吳，吳滅而種誅，韓信佐漢高，亡楚楚亡而信族。龍準亦鳥獸之雄。

增補史記卷之九十一
淮陰侯列傳
九

增補史記卷之九十一
淮陰侯列傳
九

此種二人也
雄偉曲折文之奇
劉辰翁曰掃塵親
切發越慷慨
閱如霖曰此時信
心舉動此二句太
史公為下文謀反
張本
劉辰翁曰取譬反
覆極人情所難言
此文在漢初第二

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為足
下危之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蒯通復說曰
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
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夫隨
斷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僭石之祿者晉灼曰揚雄方言海岱之間名
名小墨為僭石如今受鮪魚石墨不過一二石耳一說一僭與一闕卿相之位故知
斛之餘 索隱曰僭音都蓋反石半也蘇林解為得之鮪音胎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毫釐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
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蟻
之致螫正義曰音騏驥之踟躕徐廣曰踟不如鴛馬之安步孟賁之
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聵
之指麾也索隱曰鄒氏吟音此言貴能行之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
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不再來願足下詳察之韓信猶豫不
忍倍漢又自以為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蒯通說不聽

楊維禎曰蒯徹韓
信之客也言多補
手信乃說不能脫
信于走狗之烹而

佯狂為巫吁其于
佯狂為奴閔宗國
也蒯徹佯狂為巫
閔知已也言不行
計不聽而不忍坐
視其後禍付于無
可奈何亦足悲夫
蒯徹一應前
劉子輦曰高祖與
雍齒有故怨管欲
殺之後諸將欲反
用張良計乃封雍
齒以高祖寬仁大
度猶未能於此釋
然乃知不念舊惡
亦難事也韓信王
楚召辱已少年令
出跨下者以為中
尉曰此壯士也觀
此則信豈庸庸武
夫耶

已佯狂為巫徐廣曰一本遂不用蒯通蒯通曰夫迫於細苛者不可與圖大事拘於臣
虜者固無君王之意說不讓因去佯狂也漢王之困固陵用張良計召齊王信遂將兵會垓下項羽
有此文
已破高祖襲奪齊王軍徐廣曰以齊為平漢五年正月徙齊王信為
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張華曰漂母家在泗口南岸及下
鄉南昌亭長賜百錢曰公小人也為德不卒召辱已之少年令
出跨下者以為楚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寧
不能殺之邪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於此項王囚將鍾離昧家在
伊廬徐廣曰東海胸縣有伊廬鄉 案章昭曰今中廬縣 索隱曰徐註出司馬彪郡國志
○正義曰括地志云中廬在義清縣北二十里本春秋時虜戎之國也秦謂之伊廬漢
為中廬縣項羽之將鍾離昧家素與信善項王死後囚歸信漢王怨昧聞
其在楚詔楚捕昧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漢六年人有上
書告楚王信反高帝以陳平計天子巡將會諸侯南方有雲夢
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游雲夢實欲襲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
信欲發兵反自度無罪欲謁上恐見禽人或說信曰斬昧謁上

劉子輦曰韓信料
敵制勝可謂明矣
增補史記評林
卷九十二
淮陰侯列傳
十
鳳文官藏

而不知帝之疑已
是天奪其靈也帝
兵敗成鼻自稱漢
使晨馳入信軍即
其臥內奪其印符
則帝疑信之迹彰
矣及其齊王會瑛
下項羽死帝襲奪
信軍徙信為楚王
則帝疑信之迹又
彰信殊不覺故武
涉蒯通之言如水
投石焉初謂漢王
不奪我齊既奪又
謂我無罪既縛始
知漢王畏惡其能
遂稱疾不朝何信
知之晚也天豈暗
昧至此哉殆天奪
其靈耳
王整曰如此心事
寫得到髓
茅坤曰信于此能
如魯連之辭爵而
逃海上則善矣而
猶軼軼稱病不朝

上必喜無患信見昧計事昧曰漢所以不擊取楚以昧在公所
若欲捕我以自媚於漢吾今日死公亦隨手囚矣乃罵信曰公
非長者卒自剄信持其首謁高祖於陳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
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張晏曰狡猶獵○索隱曰吳越春秋作高鳥
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囚天下已定我固當烹上曰人告公反
遂械繫信至雒陽赦信罪以為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常
稱病不朝從信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信常過
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
生乃與噲等為伍上常從容與信言諸將能不各有差上問曰
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
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為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
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
非人力也陳豨拜為鉅鹿守徐廣曰表云為趙相國將兵守代也辭於淮陰侯淮陰侯

耻列爵灌及噲索
非所以自取滅亡
也乎
楊慎曰多多益善
程子曰分數明也
按孫子曰治眾如
治寡分數是也註
云部曲為分什伍
為數程子益取此
也

按欲與子有言
也其凄凉不快
正在此也字漢
書去之語勢徑
直非徘徊猶豫
之意矣

茅坤曰此情似誣
稀漢信幸臣也偶
過拜淮陰淮陰何
以遽行謀及及稀
反後亦无往來跡
且稀之反自周昌
所言倉卒激之安
得與淮陰有夙謀
此皆臆口慎陽侯
章讒之不然漢廷

增補
史記
平本
卷九十二
淮陰侯列傳
十一

擊其手辟左右與之步於庭仰天歎曰子可與言乎欲與子有
言也豨曰唯將軍令之淮陰侯曰公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
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
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素知其能
也信之曰謹奉教漢十一年陳豨果反上自將而往信病不從
陰使人至豨所曰第舉兵吾從此助公信乃謀與家臣夜詐詔
赦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報其舍人得
罪於信索隱曰按晉灼曰楚漢春秋云謝公也姚氏案功臣表云慎陽侯樂說淮陰舍人告信反者未知孰是信囚欲殺之舍人
弟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
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豨已得死列侯羣臣皆賀相國給信
曰雖疾彊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正義曰長樂宮懸鐘
信方斬之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為兒女子所詐豈非天
哉遂夷信二族高祖已從豨軍來至見信死且喜且憐之問信

鳳文
官
藏

謀臣詐以此論殺之耳
歸有光曰陳希事
疑出告變之語考
希傳希招致賓客
為周昌所疑一時
懼禍遂陷大獄非
素蓄反謀也且已
部署而曠日待希
報信亦不知兵機
矣此必呂后與相
國文致之者
○李東陽曰信之
罪獨有請假王期
會不至一事非純
臣之節耳實不反
也觀綱目書后殺
淮陰侯韓信朱子
蓋洞見其曲直矣
宋本無之字
劉辰翁曰文字有
急辭不可緩者問
信死亦何言是也
有緩詞不可急者
刪通陳秦綱是也
漢書雖剪之便孰

死亦何言。呂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計。高祖曰：是齊辯士也。乃
詔齊捕蒯通。蒯通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臣固教之。
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如彼豎子用臣之計，陛下安
得而夷之乎？上怒曰：烹之。通曰：嗟乎！冤哉！烹也。上曰：若教韓信
反，何冤？對曰：秦之網絕而維弛，山東大擾，異姓並起，英俊烏集。
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張晏曰：以鹿喻帝位也。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距
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獨知韓信，非
知陛下也。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為陛下所為者甚眾，顧力不能
耳。又可盡烹之邪？高帝曰：置之，乃釋通之罪。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布衣時，其志與
眾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
視其冢，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
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

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索隱述贊曰：君臣一體，自古所難，相國深薦策拜登壇，沈沙決水，拔幟傳餐，與漢重歸，楚楚安二分，不議偽遊，可歎。

黃震曰：韓信虜魏，破代平趙，下燕定南齊，推楚兵二十萬，殺龍且而楚隨滅，漢并天下，皆信力也。武涉蒯通說信背漢，而信終不忍自以功多漢終不奪我齊，也不知功之多者忌之尤。今日破楚明日奪齊，王信方為漢天下，漢之心已未嘗一日不在取信也。張良為帝謀，臣使其為之畫善計，猶庶幾焉。而躡足之謀，召信會兵，垓下之策，皆所以疑帝之甚，而置信于死者也。失職快快謀，反見誅，雖信之罪，而夷三族，嗚呼甚矣。

茅坤曰：予覽觀古今兵家者流，當以韓信為最。破魏以水，擊破趙以立，漢赤幟破齊以囊沙，彼皆從天而下，而未嘗與敵人血戰者。予故曰：古今來太史公文仙也。李白詩：仙也。屈原詞：賦仙也。劉阮酒仙也。而韓信兵仙也。然哉。

陳寔曰：子房進履于圯邊，韓信受辱于跨下，後一為帝者師，一南面而王，蓋惟能下人，故能上人也。然子房猶號知道，揚誠齋詩云：少年跨下安無忤，老父圯邊憐不平。人物若非觀歲暮，淮陰何必減文成。信乎先民有言，保初節易，保晚節難，觀之淮陰，可見矣。

程敏政曰：呂氏之殺侯千古之所共憤，而予以為平實啓之。呂氏特成之耳。方人之告侯反也，高帝自意之不決，問于群臣而欲決其不決者，豈帝真不之知哉？誠有以惡侯之罪而念侯之功，故徘徊猶豫，持兩端於心胸之間。當此時也，侯之死生繫于入言間，不容髮為平者，宜對帝曰：侯定列國，取項羽，握重兵在外者十年，顧不反，今天下已定，裂土而王，其志願亦足矣。陛下宜使親信之臣覘之，而得其實，則使使持節召侯，召之不來，然後六師移之，未晚也。平計不出此，乃曰陛下第出偽遊雲夢，侯謁而擒之，是果何等語哉！正孔子之所謂利口，孟子之所謂逢君之惡者也。嗚呼！

平一言而使高帝為無恩之主，元勳受無罪之誅，不義之甚矣。

耳
王世貞曰太史公贊信假令學道謙讓不伐已功可與伊周此隆嗚呼至哉言也漢法耐金恐取入鷄或至失侯而蕭曹絳灌之裔許史金張之屬又多不克循矩宜其易世之後寥寥多陰謀道家所忌傷其後之不長久人寃博陸之赤宗而不究淳于之投藥彼實取之誰謂漢少恩哉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二
終
巖谷修
岡千仞
石川鴻齋
同校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三

韓王信盧縮列傳第二十三

韓王信者徐廣曰一云信都○索隱曰楚漢春秋云韓王信都恐謬也諸書不言故韓

襄王張晏曰孺子為孽○索隱曰何休注公羊以為孽賤長八尺五寸

及項梁之立楚後懷王也燕齊趙魏皆已前王唯韓無有後故

立韓諸公子橫陽君成為韓王正義曰故橫城在宋州宋城縣西南三十里○徐廣曰二年六月也都陽翟欲以

撫定韓故地項梁敗死定陶成犇懷王沛公引兵擊陽城正義曰河南縣

也使張良以韓司徒降下韓故地徐廣曰他本多作申徒申與司聲相近字

信從入漢中廼說漢王曰項王王諸將近地而王獨遠居此此

左遷也士卒皆山東人跋而望歸及其鋒東嚮文穎曰鋒銳欲東向

為韓王先拜信為韓太尉將兵畧韓地項籍之封諸王皆就國

鍾也鄭氏云鋒軍中將士氣鋒韋昭曰其氣鋒銳欲東也○正義曰跋音岐可以爭天下漢王還定三秦廼許信

唐順之曰直敘而簡嚴
楊慎曰韓王信者盧縮者二傳發詞端同例若此曰信都下傳亦可改曰縮都矣

按左邊字見此按漢書高紀以此為淮陰侯語

茅坤曰漢王以韓王信畧韓以彭越畧梁語所謂拿雲手

評點史言言本 卷九十三 鳳城館藏

韓王成以不從無功不遣就國更以為列侯徐廣曰元年十一月誅成

及聞漢遣韓信畧韓地索隱曰地理志穰縣屬南陽迺令故項籍游吳時吳令鄭

昌為韓王以距漢正義曰項籍在吳時昌為吳縣令漢二年韓信畧定韓十餘城漢

王至河南韓信急擊韓王昌陽城昌降漢王廼立韓信為韓王

常將韓兵從三年漢王出滎陽韓王信周苛等守滎陽

及楚敗滎陽信降楚已而得入復歸漢漢復立以為韓王竟從

擊破項籍天下定五年春遂與剖符為韓王王賴川明年春

陽皆天下勁兵處迺詔徙韓王信王太原以北備禦胡都晉陽

信上書曰國被邊李奇曰被音被馬之被匈奴數入晉陽去塞遠正義曰請治

馬邑正義曰朔州上許之信乃徙治馬邑秋匈奴冒頓大圍信索隱曰音墨又音

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救之疑信數問使有一心使

人責讓信信恐誅因與匈奴約共攻漢及以馬邑降胡擊太原

按高帝徙韓王信王太原舍古者名山大川不以封之意而疑其通胡則非矣茅坤曰以韓王信王太原備胡可也治馬邑是弄之于胡也信失著而漢亦失著矣呂祖謙曰信雖失職守邊然舍晉陽內外之安而請治馬邑亦非偷惰者也高祖猜疑責讓使其以國外叛為虜向導遂有平城之圍自是匈奴輕

漢為世大患開百年而末息苟非信啓其端亦未必如是之甚然則人主心量不宏所係豈小哉

漢書無出字

按高帝用陳平計使關氏計秘世莫得聞應助謂繪美女以恐關氏按楚懷王欲殺張儀斬尚謂夫人鄭袖曰秦王欲以美人聘楚楚王重秦女則夫人必斥鄭袖言于王而出之陳平之計或者襲張儀之餘智乎

七年冬上自往擊破信軍銅鞮正義曰潞州縣斬其將王喜信亡走匈奴

與其將白土人曼丘臣王黃等張晏曰白土縣名屬上郡立趙苗裔趙利為王

復收信敗散兵而與信及冒頓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

餘騎與王黃等屯廣武以南正義曰廣武故城在代州鴈門縣界也至晉陽與漢兵戰

漢大破之追至于離石正義曰石州縣後復破之匈奴復聚兵樓煩西

北正義曰鴈門郡樓煩縣漢令車騎擊破匈奴匈奴常敗走漢乘勝追北聞

冒頓居代上谷正義曰今媯州高皇帝居晉陽使人視冒頓還報曰可擊

上遂至平城正義曰朔州定襄縣是也上出白登服虔曰白登臺名去平城七里如淳曰平

北疆記桑乾河北有白登山冒頓圍漢高之所今猶有壘壁

匈奴騎圍上上乃使人厚遺關氏正義曰於連反又音

厄居七日胡騎稍引去時天大霧漢使人往來胡不覺護軍中

尉陳平言上曰胡者全兵漢書音義曰言唯弓矛無雜仗也請令彊弩傳兩矢外嚮

索隱曰徐行出圍入平城漢救兵亦到胡騎遂解去漢亦罷兵歸

增補史記平木 卷九十三 韓王信盧縮列傳 二 鳳城館藏

韓信為匈奴將兵往來擊邊漢十年信令王黃等說謀陳豨十一年春故韓王信復與胡騎入居參合蘇林曰代地也○正義曰距漢故城在朔州定襄縣北

漢使柴將軍擊之鄧辰曰柴奇也○索隱曰應劭曰柴武鄧辰云柴奇晉灼云奇武之子應劭說為得此時奇未為將遺信書曰陛下寬仁諸侯雖有畔匹而復歸輒復故位號不誅也大

王所知今王以敗匹走胡非有大罪急自歸韓王信報曰陛下擢僕起閭巷南面稱孤此僕之幸也榮陽之事僕不能死囚於項籍此一罪也及寇攻馬邑僕不能堅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

今反為寇將兵與將軍爭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種彘無一罪身死匹文穎曰大夫種范蠡也今僕有三罪於陛下而欲求活於世此伍子胥所以償於吳也索隱曰蘇林曰償音奮張晏曰償僵什也○正義曰信知歸漢必死故引子胥以為辭今僕匹匿山谷間且暮乞貸續夷僕之思歸如痿人不忘起索隱曰痿音耳誰及音耳睡及於義為踈張桐云痿不能行哀紀云帝即位痿痺是也

盲者不忘視也勢不可耳遂戰柴將軍屠參合斬韓王信信之入匈奴與太子俱及至頽當城漢書音義曰縣名韋昭曰在匈奴地生子

子因名曰頽當韓太子亦生子命曰嬰至孝文十四年頽當及嬰率其眾降漢漢封頽當為弓高侯地理志河間有弓高縣也○索隱曰漢書功臣表屬樂陵○正義曰滄州縣

嬰為襄城侯索隱曰案服虔云縣名功臣表屬魏郡吳楚軍時弓高侯功冠諸將徐廣曰諡曰壯傳子至孫孫無子失侯嬰孫以不敬失侯徐廣曰表云嬰子澤之元朔四年不敬國除頽當孽孫韓嫣漢書音義曰音鄢陵之鄢○索隱曰音偃又一言及又休延及並通貴幸名富顯於當世其弟說再封數稱將軍卒為案道侯子代徐廣曰名長君歲餘坐法死後歲餘說孫曾拜為龍頽侯續說後徐廣曰長君之子也○索隱曰案博物志字李君也頽五格及作頽音洛龍頽縣名○正義曰史記表衛青傳及漢書表云韓說元朔五年從大將軍有功封龍頽侯以酎金坐免元封元年擊東越有功封按道侯征和二年孫子曾復封為龍頽侯漢書功臣表云後元元年說孫曾紹封龍頽侯漢表是也

盧縮者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盧縮親與高祖太上皇相愛如淳曰親謂父也及生男高祖盧縮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及高祖盧縮壯俱學書又相愛也里中嘉兩家親相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復賀兩家羊酒高祖為布衣時有吏事辟匿盧縮常隨出入上

張之象曰既分言同里親相愛生同日壯又相愛為三段復合言為一段既言持羊酒賀兩家又言復賀兩家羊酒既曰常隨出入上下曰常侍中

增補史記平本 卷九十三 韓王信盧縮列傳 三 鳳文官

曰常從出入臥內
又曰羣臣莫敢望
曰蕭曹親幸莫及
盧縮曰諸侯王得
幸莫如燕王顛倒
及覆委曲有惜
茅坤曰以前俱詳
次縮之見幸于漢
以後譏次縮之倍
漢以取滅也然
親愛如縮而猶為
臧行張勝所誣誤
至于入匈奴亦
由漢待功臣太薄
數以猜忌誅之故
反者什而七八耳
悲夫
楊循吉曰次盧縮
疑懼欲反及反狀
如兩人手指而語
而漢之待功臣之
薄亦可以互見矣

下及高祖初起沛盧縮以客從入漢中為將軍常侍中從東擊
項籍以太尉常從出入臥內衣被飲食賞賜羣臣莫敢望雖蕭
曹等特以事見禮至其親幸莫及盧縮縮封為長安侯長安故
咸陽也正義曰秦咸陽在渭北長安在渭南蕭何起未央宮處也漢五年冬以破項籍廼使盧縮別
將與劉賈擊臨江王共尉破之李奇曰共放子七月還從擊燕王臧荼臧
荼降高祖已定天下諸侯非劉氏而王者七人欲王盧縮為羣
臣缺望如淳曰缺音缺別之訣望猶怨也瓚曰缺謂相缺而怨望也韋昭曰缺猶冀也○索隱曰缺望猶怨望也又音企韋昭音冀及虜臧荼
廼下詔諸將相列侯擇羣臣有功者以為燕王羣臣知上欲王
盧縮皆言曰太尉長安侯盧縮常從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燕
詔許之漢五年八月廼立盧縮為燕王諸侯王得幸莫如燕王
漢十一年秋陳豨反代地高祖如邯鄲擊豨兵燕王縮亦擊其
東北當是時陳豨使王黃求救匈奴燕王縮亦使其臣張勝於
匈奴言豨等軍破張勝至胡故燕王臧荼子衍出在胡見張

勝曰公所以重於燕者以習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諸侯數
反兵連不決也今公為燕欲急滅豨等已盡次亦至燕八等亦
且為虜矣公何不令燕且緩陳豨而與胡和事實得長王燕即
有漢急可以安國張勝以為然廼私令匈奴助豨等擊燕王
縮疑張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張勝勝還具道所以為者燕王寤
廼詐論他人脫勝家屬使得為匈奴間而陰使范齊之陳豨所
欲令久囚晉灼曰使陳豨久囚時連兵勿決漢十二年東擊黥布豨常將兵
居代漢使樊噲擊斬豨其裨將降言燕王縮使范齊通計謀於
豨所高祖使使召盧縮縮稱病上又使辟陽侯審食其御史大
夫趙堯往迎燕王因驗問左右縮愈恐閉匿謂其幸臣曰非劉
氏而王獨我與長沙耳往年春漢族淮陰夏誅彭越皆呂后計
今上病屬任呂后呂后婦人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
廼遂稱病不行其左右皆囚匿語頗泄辟陽侯聞之歸具報上

董份曰當獅及時郡邑不知者皆有危志而蒙傑子弟尚持勝負而坐觀之未見有響應者故赦守尉以安諸郡邑之心使感激而奮又封四人以慰子弟使鼓舞而樂從高帝經畧大度于是可見其繁矣然封四人之意易知而赦守尉之指難識

上益怒又得匈奴降者降者言張勝匹在匈奴為燕使於是上曰盧綰果反矣使樊噲擊燕燕王綰悉將其官人家屬騎數千居長城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謝四月高祖崩盧綰遂將其眾入匈奴匈奴以為東胡盧王綰為蠻夷所侵奪常思復歸居歲餘死胡中高后時盧綰妻于匹降漢會高后病不能見舍燕邸為欲置酒見之高后竟崩不得見盧綰妻亦病死孝景中六年盧綰孫他之正義曰他徒何反以東胡王降如淳曰為東胡王來降也漢紀東胡烏丸也封為亞谷侯徐廣曰亞一作惡也○正義曰漢表在河內陳豨者宛朐人也索隱曰地理志屬濟陰下又云梁人是褚先生之說異也○正義曰宛朐曹州縣也太史公云陳豨梁人按宛朐六國時屬梁不知始所以得從及高祖七年冬韓王信反入匈奴上至平城還廼封豨為列侯徐廣曰功臣表曰陳豨以特將將卒五百人前元年從起宛朐至霸上以游擊將軍別定代已破臧荼封豨為陽夏侯以趙相國將監趙代邊兵邊兵皆屬焉豨常告歸過趙趙相周昌見豨賓客隨之者千餘乘邯鄲官舍皆滿豨所以待賓客如布

人覆繁之豨故懼而及然首尾並不見淮陰佐豨之迹豨當時呂后與蕭何等自以高帝之老而將兵于外恐信起不測故詐令人喧言之而遂給斬之耶

衣交皆出客下正義曰言屈已禮之不用富貴自尊大豨還之代周昌廼求入見見上具言豨賓客盛甚擅兵於外數歲恐有變上乃令人覆案豨客居代者財物諸不法事多連引豨豨恐陰令客通使王黃曼丘臣所正義曰二人韓王信將及高祖七年七月太上皇崩使人召豨豨稱病甚九月遂與王黃等反自立為大王劫畧趙代上聞乃赦趙代吏人為豨所誑誤劫畧者皆赦之上自往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漳水北守邯鄲知其無能為也趙相奏斬常山守尉曰常山二十五城豨反匹其二十城上問曰守尉反乎對曰不反上曰是力不足也赦之復以為常山守尉上問周昌曰趙亦有壯士可令將者乎對曰有四人四人謁上慢罵曰豎子能為將乎四人慙伏上封之各千戶以為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功未徧行今此何功而封上曰非若所知陳豨反邯鄲以北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魏武帝奏事曰今邊有小警輒露檄插羽飛檄之意也駟案推此言則以鳥羽檄取其急速若飛鳥也

王黃二字行下
云生得又按樊
噲傳虜大將王
黃則擊斬為誤
趙恒曰韓信盧
縮陳豨此三人者
原無畔逆之意其
二人以疆大見疑
其一人以賓客太
盛見疑俱陷無道
失計所致也故結
以計之生孰成敗
於人也深矣
吳寬曰邪人前韓
王信令王黃等說
誤陳豨是也非淮
陰也
曾詹惟修曰漢興
吳淖淮南魏其武
安皆爭致賓客即
陳豨已如此矣當
時蕭曹莫之省世
主莫之問豈懲秦
之禍故少寬之使
得出於此耶

未有至者。今唯獨邯鄲中兵耳。吾胡愛四千戶封四人。以慰趙子弟。皆曰善。於是上曰。陳豨將誰。曰。王黃曼丘臣皆故賈人。上曰。吾知之矣。廼各以千金購黃臣等。十一年冬。漢兵擊斬陳豨將侯敞。王黃於曲逆下。正義曰。定州北平縣東南十五里。蒲陰故城是也。破豨將張春于聊城。垣不下。卒罵上。東垣降。卒罵者斬之。不罵者黥之。更命東垣為真定。王黃曼丘臣其麾下受購賞之。皆生得。以故陳豨軍遂敗。上還至洛陽。上曰。代居常山北。趙廼從山南有之。遠廼立子恒為代王。徐廣曰。十一年正月。中都故城在汾州。子遙縣西南十二里。代鴈門皆屬代。高祖十二年冬。樊噲軍卒追斬豨於靈丘。正義曰。蔚州是。太史公曰。韓信盧縮非素積德累善之世。微一時權變。以詐力成功。遭漢初定。故得列地。南面稱孤。內見疑。疆大外倚。蠻貊以為援。是以日疏。自危。事窮智困。卒赴匈奴。豈不哀哉。陳豨梁人。

其少時數稱慕魏公子。及將軍守邊。招致賓客而下士。名聲過實。周昌疑之。疵瑕頗起。懼禍及身。邪人進說。遂陷無道。於戲悲夫。夫計之生孰成敗於人也深矣。

索隱述贊曰。韓襄遺孽。始從漢中。剖符南面。徙邑北通。顏當歸國。龍額有功。盧縮親愛。羣臣莫同。舊燕是王。東胡計窮。

黃震曰。信以韓王庶孽。從漢復封韓。既而漢疑之。徙王太原。數被匈奴兵遣使求和。解漢又責讓之。遂走匈奴。高帝是以有白登之圍。疑之為患如此。盧縮與帝居同里。生同日學同師。平生至相得。非有大功而王之。燕帝之子。縮厚矣。亦以武心自成。疑懼而走匈奴。此則縮之罪也。然信稱且暮乞貸。蠻夷縮亦為蠻夷。所侵嘗思復歸。二人者皆非有大惡。而疎遠致疑。失身至此。不亦悲夫。此信之子類當信之孫。嬰與縮之孫。他之皆脫身匈奴。而復列侯漢廷也。陳豨慕魏公子之為人。監趙代邊兵。而賓客餘千乘。卒于見疑。而以及誅。此尤庸妄可為戒矣。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三 終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四

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吳興凌稚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增評

田儋者狄人也。徐廣曰今樂安臨濟縣也。正義曰淄州高苑縣西北狄故縣城。故齊王田氏族也。儋從

弟田榮榮弟田橫皆豪宗彊能得人。索隱曰儋子市從弟榮榮子廣榮弟橫各處為王榮并王三齊。陳涉

之初起王楚也使周市略定魏地北至狄狄城守田儋佯為縛

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服虔曰古殺奴婢皆當告官儋欲殺令故詐縛奴而以謁也。見狄令因

擊殺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儋田

氏當王遂自立為齊王。徐廣曰二世元年九月也。發兵以擊周市周市軍還去

田儋因率兵東略定齊地秦將章邯圍魏王咎於臨濟急魏王

請救於齊齊王田儋將兵救魏。徐廣曰二年六月。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齊

魏軍殺田儋於臨濟下儋弟田榮收儋餘兵走東阿齊人聞王

田儋死廼立故齊王建之弟田假為齊王田角為相田間為將

以距諸侯田榮之走東阿章邯追圍之項梁聞田榮之急廼引

唐順之曰文一申似世家體
增陳文燭曰田儋之殺狄令項梁之斬會稽守其發謀舉事俱已不令故二人皆不以令終其事若左驗然可畏哉

增陳文燭曰了田儋案轉入田榮事唐順之曰田氏兄弟情事凡十五轉茅坤曰田氏兄弟相賊殺頭緒如絲而太史公詳次却指畫予嘗愛昌黎畫記人馬什器多而文不亂此傳畧相似

茅坤曰榮與假同宗也何至若此

董份曰斬手足則威甚矣今三田于楚趙無親非特斬手足之威也而使秦得志則墳墓斷斷非但墳墓之害也故曰何為不殺註全認

兵擊破章邯軍東阿下。章邯走而西。項梁因追之。而田榮怒齊之立假廼引兵歸擊逐齊王假。假亡走楚。齊相角亡走趙。角弟田間前求救趙。因留不敢歸。田榮乃立田儋子市為齊王。徐廣曰二年八月榮相之田橫為將。平齊地。項梁既追章邯。章邯兵益盛。項梁使使告趙。齊發兵共擊章邯。田榮曰。使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廼肯出兵。楚懷王曰。田假與國之王窮而歸。我殺之不義。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於齊。齊曰。蝮螫手則斬手。螫足則斬足。何者為害於身也。應劭曰蝮一名蝮螫。人手足則割去其肉。不然則致死。○索隱曰北有之。脰長一二尺。頭腹皆一。遍說文云。虺。虺音若伏反。螫音腫。又音釋。○正義曰。按蝮螫。長二三寸。嶺南博三寸。首大如鰲。螫手大指也。音步歷反。今田假田角田間於楚趙非直手足戚也。文類曰。言將已身非手足憂也。○正義曰。按秦重得志。非但辱身墳墓亦發掘矣。若子則齟齬用事者墳墓矣。如淳曰。齟齬猶齟齬。○索隱曰。齟音蟻。齬音紀。齟側齒。齬音報。荆平王墓。云墳墓言死也。楚趙不聽。齊亦怒。終不肯出兵。章邯果敗。殺項梁。破楚兵。楚兵東走。而章邯渡河圍趙於鉅鹿。項羽往救趙。由此

不語 鳳文 會 藏

田市為王卒又殺田市自立為王。及榮為平原人所殺。田橫乃立田廣為王。已而廣為漢虜。橫乃自立為王。此則其顛末之序云。至其自狄城而走東阿。或走楚。或走平原。或走高密。或走梁。又入海。居嶋中。奔播流離無足齒者。得太史公編入諸傳。而又於田橫多怨辭。乃粗有可觀。非太史公筆力不能描寫。○陳文燭曰。了田榮案。轉八田橫事。收一作取。漢書作取。光緒曰。橫為將時。必他奇策。可張設施。行及為相。第聞其專國。政無巨細皆王田假也。

怨田榮。項羽既存。趙降。章邯等西屠咸陽。滅秦而立侯王也。廼徙齊王田市。更王膠東。治即墨。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入關。故立都為齊王。治臨淄。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項羽。項羽立田安為濟北王。治博陽。田榮以負項梁。不肯出兵助楚。趙攻秦。故不得王。趙將陳餘亦失職。不得王。二人俱怨項王。項王既歸。諸侯各就國。田榮使人將兵助陳餘。令反趙地。而榮亦發兵以距擊田都。田都亡走楚。田榮留齊王市。無令之。膠東市之左右曰。項王彊暴。而王當之。膠東不就國。必危。市懼。廼亡就國。田榮怒。追擊殺齊王市於即墨。還攻殺濟北王安。於是田榮廼自立為齊王。盡并三齊之地。索隱曰。田安王濟北。膠東田都王齊。項王聞之大怒。廼北伐齊。齊王田榮兵敗走平原。徐廣曰。平原德州也。平原人殺榮。項王遂燒夷齊城郭。所過者盡屠之。齊人相聚畔之。榮弟橫收齊散兵。得數萬人。反擊項

決於相而已且其愚有三聽鄙生說遂解歷下軍罷守戰備而縱酒一愚漢兵既已不敵乃自立為王還擊灌嬰而挑怨速禍入海鳴中已而聞召即來中道自殺三愚蓋太史公有云無不善書者莫能圖何哉其即宜若無罪之意也夫光緒曰且為漢且為楚六字雖狀彭越之中立觀望實則見田橫勢孤將託身無所着後面曹參殺田既灌嬰殺田吸漢王王彭越乃懼誅而

羽於城陽。徐廣曰假走楚殺之。正義曰城陽濮州雷澤是。而漢王率諸侯敗楚入彭城。項羽聞之，迺釋齊而歸，擊漢於彭城。因連與漢戰，相距滎陽。以故田橫復得收齊城邑。徐廣曰四月。立田榮子廣為齊王，而橫相之。專國政，政無巨細，皆斷於相。橫定齊三年，漢王使酈生往說下齊王廣及其相國橫，橫以為然，解其歷下軍。漢將韓信引兵且東擊齊，齊初使華無傷田解軍於歷下，以距漢。漢使至，迺罷守戰備，縱酒。且遣使與漢平，漢將韓信已平趙燕，用蒯通計度平原，襲破齊，歷下軍因入臨淄。齊王廣相橫怒，以酈生賣已而烹酈生。齊王廣東走高密。徐廣曰高密一作假。相橫走博陽，守相田光走城陽。將軍田既軍於膠東，楚使龍且救齊。齊王與合軍高密，漢將韓信與曹參破殺龍且。徐廣曰四月。虜齊王廣，漢將灌嬰追得齊守相田光至博陽，而橫聞齊王死，自立為齊王，還擊嬰。嬰敗橫之軍於贏下。晉灼曰泰山贏縣也。正義曰故贏城在兗州博城縣東北百里。田橫亡走梁，歸彭越。彭越是時居梁

可憐 劉子翬曰人謂田橫兄弟能得士，余謂五百人果能皆為橫死，則方其盛時據三齊之地，所得死士可勝論哉。然橫兄弟亦屢與諸侯戰，未嘗一勝，則所謂死士者安在？史遷欲成田橫得士之名，故實世俗之傳如此，或者未必盡然也。

地中立，且為漢，且為楚。韓信已殺龍且，因令曹參進兵破殺田既於膠東，使灌嬰破殺齊將田吸於千乘。正義曰千乘故城在淄州高苑縣北二十五里。韓信遂平齊，乞自立為齊假王。徐廣曰二月也。漢因而立之。後歲餘，漢滅項籍，漢王立為皇帝，以彭越為梁王，田橫懼誅，而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嶋中。韋昭曰海中山曰嶋。正義曰接海州東海縣有嶋山，去岸八十里。高帝聞之，以為田橫兄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後恐為亂，迺使使赦田橫罪而召之。田橫因謝曰：臣烹陛下之使酈生，今聞其弟酈商為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為庶人，守海嶋中，使還報。高皇帝迺詔衛尉酈商曰：齊王田橫即至，人馬從者敢動搖者，致族夷。迺復使使持節，且舍以詔商狀曰：田橫來大者王，小者迺侯耳。不來，且舉兵加誅焉。田橫迺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如淳曰四馬。下足為乘傳。未至三十里，至尸鄉廄置。應劭曰尸鄉在偃師。橫謝曰廄置馬以傳驛也。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止留，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

陳文燭曰商之遺澤清潤數百年，惟首陽二子死義，田橫能使一客赴義，又使五百人皆從此其感入亦最難，毋亦謝使者數言有以觸發其義。

增補史記平本 卷九十四 田儋列傳 三 鳳文館藏

憤乎今讀其言曰
恥固已甚曰我獨
不愧於心千載下
猶見英風義槩宜
五百人之自殺也
增陳文燭曰以後
傷了田橫案
王守仁曰田橫之
不肯事漢孰若直
担子斷生一言之
餘誰首洛陽孰若
守身于海鳴之外
與其五百人自殺
而無補于齊又何
如鄒生之一烹而
有功于漢矣雖然
一人不屈而五百
人相率以蹈之橫
蓋深有以感之也
吾于橫乎有取
楊維禎曰二客死
以烈而五百人又
同一烈橫之所獲
也多矣使橫生戰
國其得士不出四
豪右哉

面稱孤。今漢王為天子。而橫迺為匹虜。而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且吾烹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其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不媿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吾面貌耳。今陛下在洛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尚未能敗。猶可觀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正義曰。奉音捧。從使者馳奏之高帝。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哉。為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為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田橫。
正義曰。齊田橫墓在偃師西十五里。蓋約古今註云。離露蒿里。送哀歌也。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而作悲歌。言人命如蓬上露。易滅。至李延年。乃分為二曲。離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俗呼為挽歌。既葬。二客穿其冢。為孔。皆自剄。下從之。高帝聞之。迺大驚。以田橫之客皆賢。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橫死。亦皆自殺。於是迺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
太史公曰。甚矣蒯通之謀。亂齊。驕淮陰。其卒匹此兩人。韓信。田橫。蒯通者。善為長短說。說之故。戰國策亦名曰。短長書是也。論戰國之權變。

余有丁曰。史不為
通立傳。乃論著于
此。

為八十一首。漢書曰。號為雋永。一作求。索隱曰。書名也。雋音松。究。及。通善齊人安期生。安期生嘗干項羽。項羽不能用其策。已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終不肯受。去。田橫之高節。賓客慕義。而從橫死。豈非至賢。余因而列焉。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何哉。
索隱曰。言天下非無善畫之人。而不知圖畫。田橫及其黨慕義死節之事。何故哉。歎畫人不知畫此也。

劉辰翁曰。安期生
神仙家多傳之。大
抵英雄不得志而
自放。志耳。豈必羽
化飛空哉。
楊慎曰。謂五百人
皆至賢。無不善于
善畫者。乃莫能圖
謀以存其國。何哉。
猶東坡題田橫墓
詩意也。
董份曰。索隱鄙陋
極可笑。無不善畫
者。句即昌黎所謂
以五百人不能脫
劍鏃是也。

索隱述贊曰。秦項之際。天下交兵。六國樹黨。自置豪英。田儋。蒯。寇。立市。相榮。楚封王。假齊破。酈生。兄弟。更王。海島傳聲。

史記評卷之九十四

巖谷修
岡千仞
石川鴻齋
同校

評點史言行言木
卷九十四

鳳文館藏

王莽首一傳四人
各自為筆法而實
總成一片

茅坤曰太史公詳
次樊鄴滕灌戰功
大畧與曹參周勃
等相似然並從未
嘗專將也其間書
法曰攻曰下曰破
曰定曰屠曰殘曰
先登曰却敵曰陷
陳曰最曰疾戰曰
斬首曰虜曰得咸
各有法又如曰身
生虜曰所將卒斬
曰別將此以各書
其戰陣之績有不
可紊亂所殺也
唐順之曰傳內凡
言從者從沛公行
軍也別者分軍專
攻也

劉辰翁曰兩常從
亦見當時獨親厚
會不特戰時為然
增補史記平本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五

樊鄴滕灌列傳第三十五

舞陽侯正義曰舞陽在許州葉縣東十里樊噲者正義曰音快又古外反沛人也正義曰徐州也以屠狗為

事正義曰時人食狗亦與羊豕同故噲專屠以賣之與高祖俱隱初從高祖起豐攻下沛高祖

為沛公以噲為舍人從攻胡陵方與正義曰房預二音還守豐擊泗水監

豐下破之索隱曰案監者秦時御史監郡也豐下豐縣之下也復東定沛破泗水守薛西

與司馬尼戰碭東張晏曰秦司馬常從沛公擊章邯軍

斬首十五級賜爵國大夫文穎曰即官大夫也常從沛公擊章邯軍

漢陽攻城先登斬首二十三級賜爵列大夫文穎曰即公大夫爵第七復常從

從攻城陽徐廣曰年表二年七月破秦軍漢陽東屠城陽也先登下戶牖正義曰

破李由軍斬首十六級賜上間爵孟康曰不在二十爵中如執圭執帛

從攻圍東郡守尉於成武正義曰曹州縣卻敵斬首十四級捕虜十一人

比也如淳曰間或作聞呂氏春秋曰魏文侯東勝齊於長城天子賞文侯以上間爵○索隱曰張晏云得徑上聞晉灼曰名通於天子也如淳引呂氏春秋證上間音中間之間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緒增補
崑山歸有光評點
桐城方苞增評

按此以郤敵斬首捕虜先登陷陣為眼目而於敘軍功處各以從字冠首併附因功益祿不編年月是亦一格按漢書從攻圍作後攻圍註圍縣名註湯亭漢書註作湯亭

賜爵五大夫從擊秦軍出亳南索隱曰索亳湯所都今河南偃師有湯亳是○河間守軍於杠里正義曰地名近城陽破之擊破趙賁軍開封北正義曰汴州縣以郤敵先登斬侯一人首六十八級捕虜二十七人賜爵卿從攻破

楊熊軍於曲遇索隱曰音曲顯邑名也○正義曰曲丘雨及遇牛恭及鄭州中牟縣有曲遇聚攻宛陵索隱曰地理志屬河南○正義曰宛陵故城在鄭州新先登斬首八級捕虜四十四人賜爵封號賢成君

徐廣曰時賜爵有執帛執圭又有賜爵封而加美名以為號也又有功則賜封列侯案張晏曰食祿比封君而無邑瓚曰秦制列侯乃有封爵也○索隱曰小顏云楚漢之際權設寵榮假其位號或得邑地或空受爵此例多矣約以秦制於義不通從攻長社轅轅正義曰許州理縣也轅轅門在緱氏縣東南三十里絕河津

正義曰古平陰津在河南府東北五十里也東攻秦軍於尸南正義曰在偃師南攻秦軍於犍正義曰在汝州魯山縣東破南陽守齧於陽城東攻宛城先登西至鄴正義曰鄴音擲在鄧州新城縣西北以郤敵斬首二十四級捕虜四十人賜重封張晏曰益祿也如淳曰增封也○索隱曰張晏臣瓚義亦近是如淳非也小顏以為重封者兼二號蓋為得也攻武關至霸上斬都尉一人首

十級捕虜百四十六人降卒二千九百人項羽在戲下欲攻沛公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面見項羽謝無有閉關事項羽既饗

軍士中酒張晏曰酒酣也亞夫謀欲殺沛公令項莊拔劍舞坐中欲擊沛公項伯常肩蔽之時獨沛公與張良得入坐樊噲在營外聞事急乃持鐵盾入到營營衛止噲噲直撞入案漢書音義曰撞音鍾○正義曰撞直江反立

帳下徐廣曰一本立帷下項羽且之問為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噲項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彘肩噲既飲酒拔劍切肉食盡之項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陽彘師霸上以待大王正義曰時羽未為王史追書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正義曰紀實及至此為絕句心疑大王也項羽默然沛公如廁廢樊噲去既出沛公留車騎獨騎一馬與樊噲等四人步從從間道山下歸走霸上軍而使張良謝項羽項羽亦因遂已無誅沛公之心矣是日微樊噲入營請讓項羽沛公事幾殆索隱曰誅責也亦或作譙正義曰幾音祈明日項羽入屠咸陽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

會爵為列侯號臨武侯正義曰桂遷為郎中從入漢中還定三秦

余有丁曰此不載諫止官語欲闕舉茅坤曰以前紀會戰陣之功甚畧及次論救鴻門之急一節獨詳如畫楊循吉曰按此傳與本紀繁簡各盡其妙剛潤之法也按師古云中酒飲酒之中也不醉不醒故謂之中

劉辰翁曰肩字妙若漢書作屏字則項氏君臣疑伯矣政以且舞且蔽獨以肩為舞態圖畫彷彿所不能陳特在此字

高儀曰解心疑大 王復何所疑而以 解為絕句

楊慎曰此語可為 刪潤之祖紀傳兩 載不相犯最是奇 後

漢書無與宗 按此結是日二 句見晉子鴻門

有萬鈞力而太 史筆力亦如之 楊慎曰跋一句于 此何等精神

楊慎曰從是在帝 後別擊是自行 劉辰翁曰雍輕車 騎于雍南必是當 時先有漢軍待喻 來慶作一處以此 見漢初功狀甚明 無毫髮失實

別擊西丞白水北 徐廣曰隴西有西縣白水在武都駟案如淳曰皆地名也晉灼曰 白水今廣魏縣也地理志無西丞似秦將名○索隱曰案西謂隴 西之西縣白水水名出武都經西縣東南流言喻擊西縣之丞在白水之北耳徐廣 等說皆非也○正義曰柏地志云白馬水源自文州曲水縣西南會徑孫山下 雍輕

車騎於雍南破之 正義曰上 雍於拱及從攻雍聚城先登擊章平軍好時 案 發音胎○索隱曰案雍即扶風雍昌縣發音台即 后稷所封今之武功故聚城是章平即章邯子也 攻城先登陷陣斬縣令丞各 一人首十一級虜二十人遷郎中騎將從擊秦車騎壞東 索隱曰 以爲今之地名○正義曰壤 郤敵遷爲將軍攻趙賁下郿 正義曰 柳中咸陽灌廢丘最 李奇曰以水灌廢丘也張晏曰最功第一也晉灼曰京輔治華 灌廢丘城陷其功最上也李奇曰廢丘即槐里也上有槐里此又言者疑此是小槐里非也案 文云攻趙賁下郿槐里柳中咸陽總言所攻陷之邑別言以水灌廢丘其功特最也何者初云 槐里稱其新名後言功最是重舉 至櫟陽 正義曰 賜食邑杜之樊鄉 索隱曰案 不欲再見其文故因舊稱廢丘也 從攻項籍屠煮棗 索隱曰晉灼云檢地理志 無煮棗功臣表則有煮棗 柳中咸陽灌廢丘最 李奇曰以水灌廢丘也張晏曰最功第一也晉灼曰京輔治華 灌廢丘城陷其功最上也李奇曰廢丘即槐里也上有槐里此又言者疑此是小槐里非也案 文云攻趙賁下郿槐里柳中咸陽總言所攻陷之邑別言以水灌廢丘其功特最也何者初云 槐里稱其新名後言功最是重舉 至櫟陽 正義曰 賜食邑杜之樊鄉 索隱曰案 不欲再見其文故因舊稱廢丘也 從攻項籍屠煮棗 索隱曰晉灼云檢地理志 無煮棗功臣表則有煮棗

擊破王武程處軍於外黃攻鄒魯瑕丘薛 正義曰兗州縣在州東南六十 二里魯兗州曲阜縣瑕丘兗州 縣薛在徐 項羽敗漢王於彭城盡復取魯梁地喻還至滎陽益食 在濟陰宛胸也○正義曰案其時項羽未渡河北冀州信都縣東北五十里煮棗非矣 柳中咸陽灌廢丘最 李奇曰以水灌廢丘也張晏曰最功第一也晉灼曰京輔治華 灌廢丘城陷其功最上也李奇曰廢丘即槐里也上有槐里此又言者疑此是小槐里非也案 文云攻趙賁下郿槐里柳中咸陽總言所攻陷之邑別言以水灌廢丘其功特最也何者初云 槐里稱其新名後言功最是重舉 至櫟陽 正義曰 賜食邑杜之樊鄉 索隱曰案 不欲再見其文故因舊稱廢丘也 從攻項籍屠煮棗 索隱曰晉灼云檢地理志 無煮棗功臣表則有煮棗

平陰二千戶 正義曰平陰故城 在濟陽東北五里 以將軍守廣武 歲項羽引而東從 高祖擊項籍下陽夏 正義曰夏音假 虜楚周將軍卒四千人圍項籍 於陳 正義曰 大破之屠胡陵 正義曰在 項籍既死漢王爲帝以喻堅 守戰有功益食八百戶從高帝攻反燕王臧荼虜荼定燕地楚 王韓信反喻從至陳取信定楚 正義曰 更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 世世勿絕食舞陽號爲舞陽侯除前所食以將軍從高祖攻反 韓王信於代自霍人以往 正義曰先累反又蘇果反又山寡反杜預云霍人晉邑 後人故城在代 也霍人當作後地理志云後人縣屬太原郡地志云 州繁時縣界也 至雲中 正義曰雲中郡縣皆朔州善陽縣 北三百八十里定襄故城是也 與絳侯等共定之益 食千五百戶因擊陳豨與曼丘臣軍戰襄國 徐廣曰曼一作寗案○正 破相人 正義曰 先登降定清河常山凡二十七縣殘東垣 張晏曰 毀也瓚曰殘謂多所殺傷也 遷爲左丞相破得綦母卬尹潘軍於無終 孟子曰害義謂之殘 廣昌 正義曰在蔚州 破豨別將胡人王黃軍於代南因擊韓信軍於 參合 正義曰在朔 軍所將卒斬韓信破豨胡騎橫谷 正義曰谷音 斬

增補史記 平木 卷九十五 樊鄴滕灌列傳 三 鳳文館藏

武夫也嘗携劍推 鋒從沛公以共奮 舉害人所壯之者 不過以其能脫賊 下之急耳余竊以 喻有可賢者焉初 沛公之入咸陽也 見秦之宮室帷帳 寶貨婦女欲留居 之因喻之諫遂還 屯霸上不然則逸 欲遠生路區秦之 覆轍漢之爲漢未 可知也史言當時 諸將皆爭取金帛 財物蕭何獨先入 收丞相府圖籍藏 之觀喻之能諫上 則其不爲是可知 矣及高帝既老嘗 有疾惡見人詔戶 者無得入群臣伺 雖爲相亦莫知爲 計也喻排闥而入 見上獨枕一宦者

臥因流涕以片言悟之其憂慮深遠有可為大臣者矣豈絳灌等比耶而或者乃以帝嘗欲殺噲恐百歲後從呂氏叛也嗟夫噲起屠狗以至封侯亦足矣况其賢如是何有于一噲論者誠刻矣按師古云噲說

將軍趙既虜代丞相馮梁守孫奮大將王黃將軍太卜大僕解福等十人正義曰解福人姓名與諸將共定代鄉邑七十二其後燕王盧綰反噲以相國擊盧綰破其丞相抵薊南索隱曰抵音丁禮反抵訓至云抵者丞相之名定燕地凡縣十八鄉邑五十一益食邑千三百戶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戶從斬首百七十六級虜二百八十八人別破軍七下城五定郡六縣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將軍十二人二千石已下至三百石十一人噲以呂后女弟呂須為婦生子伉故其比諸將最親先黥布反時高祖嘗病甚惡見人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排闥直入正義曰闥宮中小門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臥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其後盧綰反高帝使噲以相國擊燕是時高

王維楨曰自首起即敘戰功到此逆說排闥一節見噲直而勇忠而義如

帝病其人有惡噲當於呂氏即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帝聞之大怒乃使陳平載絳侯代將而即軍中斬噲陳平畏呂后執噲詣長安至則高祖已崩呂后釋噲使復爵邑孝惠六年樊噲卒諡為武侯子伉代侯而伉母呂須亦為臨光侯高后時用事專權大臣盡畏之伉代侯九歲高后崩大臣誅諸呂呂須媵屬索隱曰媵音眷因誅伉舞陽侯中絕數月孝文帝既立乃復封噲他庶子市人為舞陽侯復故爵邑市人立二十九歲卒諡為荒侯子他廣代侯六歲侯家舍人得罪他廣怨之乃上書曰荒侯市人病不能為人正義曰言不能行人道令其

楊慎曰流涕數語粗粗而肉有布衣之憂骨有肉之悲不獨似噲口語而三反四覆情詞俱竭直是子長筆力至一絕字可諱可悟趙高一語更嗚咽而長

夫人與其弟亂而生他廣他廣實非荒侯子不當代後詔下吏孝景中六年他廣奮侯為庶人國除索隱曰案漢書平帝元始二年封噲玄孫之子章為舞陽侯邑千戶曲周侯鄴商者正義曰故城在洛州曲周西南十五里高陽人索隱曰鄴音歷高陽聚名屬陳留陳勝起時商聚少年東西畧人得數千沛公畧地至陳留六月

病時去呂后若斷一巨拇然終不殺者以惠帝不能制蕭曹平勃等故委戚夫人不顧為天下計俾后佐之耳老泉謂高祖知有呂氏之禍而不去呂后者勢不可也即是此意其論欲斬樊噲一節推出高祖心事尤有識見高祖不去呂后以制諸將而會要于呂氏則又不可不去會使諸將得制呂氏故會出伐燕人有惡會欲滅戚氏者立命平勃即斬之高祖豈不顧念戚氏然自是為戚氏結怨益深矣

餘。徐廣曰月表曰二世元年九月沛公起兵二世三年二月襲陳留用鄼食其策起兵至此十九月矣食其傳曰既說高帝已乃言其弟商使從沛公也○索隱曰事與鄼生傳及年表小不同蓋史官意異也○正義曰徐注非也言商先東西畧得數千人及沛公畧地至陳留商起兵乃六月餘得四千人以將軍從高祖也 商以將卒四千人屬沛公於岐 公襲陳留乃以食其為廣野君鄼商為將陳留兵與偕攻開封鄼生傳云沛公引兵隨之乃下陳留為廣陽君言其弟鄼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略地此傳云屬沛公於岐從攻長社案紀傳此說岐當與陳留高陽相近也 從攻長社先登賜爵封信成君從沛公攻緱氏絕河津破秦軍洛陽東從攻下宛穰定十七縣別將攻旬關 關索隱曰案在漢中旬陽縣旬水上之關定漢中項羽滅秦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商爵信成君以將軍為隴西都尉別將定北地上郡 正義曰北地寧州上郡鄜州 破雍將軍烏氏 索隱曰烏音於然及氏音支縣名屬安定漢書云破章周類軍拘邑 索隱曰拘邑在鄜州別將也○正義曰縣在經州安定縣東四十里 周類軍拘邑 索隱曰拘邑在鄜州 蘇駟軍於泥陽 徐廣曰駟一作駟○索隱曰北地縣名駟者龍馬也○正義曰泥陽側有泉於泥中潛流二十餘步而流入泥谷又有泥陽湫在縣東北四十里 賜食邑武成六千戶 正義曰縣在華州 以隴西都尉從擊項籍軍五月出鉅野與鍾離昧戰疾關受梁相國印益食邑四千戶以梁相國將從擊項羽二歲三月攻胡

陵項羽既已死漢王為帝其秋燕王臧荼反商以將軍從擊荼戰龍曉 徐廣曰在燕趙之界駟索漢書音義曰地名○索隱曰其地關先登陷陣破秦軍易下 正義曰易州易縣 敵遷為右丞相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邑逐五千戶 正義曰逐義州 號曰逐侯以右丞相別定上谷 正義曰上谷州 因攻代受趙相國印以右丞相趙相國別與絳侯等定代鴈門得代丞相程縱守相郭同將軍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還以將軍為太上皇衛一歲七月以右丞相擊陳豨殘東垣又以右丞相從高帝擊黥布攻其前拒 徐廣曰一作和駟謂拒方陳拒音短○索隱曰拒音巨鄼氏引左傳有左拒右拒徐云一作和和軍門也漢書作前垣小顏以為為攻其壁壘之垣也 李奇以為前鋒堅陷兩陳得以破布軍更食曲周五千一百戶除前所食凡別破軍三降定郡六縣七十三得丞相守相大將各一人小將二人二千石以下至六百石十九人商事孝惠高后時商病不治 文穎曰不其子寄字況 索隱曰鄼寄字也鄼氏本作况亦音况 與呂祿善及高后崩大臣欲誅諸呂呂祿為將軍軍於北軍太尉勃不得入北軍

故更不用言不用曰而高帝聞之即非告變與彈劾也又曰亦為臨光侯句筆端欲舞按此傳各以以字起頭懸皆名于上附戰功于下節節相承與他傳體格不同此文之隨時變態者

按丹鉛總錄云駟從馬從且音宜元龍馬之訓楊時曰使商不就劫而呂氏得志寄之父子得無希望乎 鄼實曰國為重則朋友為輕是故寄不給祿產北軍不可入也鄼生之節當以賣交為盛費而取敗猶將衰之况一舉以定漢社

增補史記卷之九十五 樊鄼滕灌列傳 五 鳳文館藏

穰我 楊慎曰觀此傳無他異獨以十一以字不避重疊政欲班班見眼且此紀事之轉態也若盡如他傳即更文千百無異矣

按此傳大畧與樊噲諸傳相似

於是乃使人劫酈商令其子況給呂祿詳見呂后紀呂祿信之故與出游而太尉勃乃得入據北軍遂誅諸呂是歲商卒諡為景侯子寄代侯天下稱酈況賣交也班固曰夫賣交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為功臣而又執劫雖摧呂祿以安社稷趙王自殺除國孝景中二年寄欲取平原君為夫人蘇林曰景帝王皇后母臧兒也景帝怒下寄吏有罪奪侯景帝乃以商他子堅封為繆侯徐廣曰繆音穆邑也漢書無諡繆氏後繆靖侯卒子康侯遂成立遂成卒子懷侯世宗立徐廣曰世一作他世宗卒子侯終根立為大常坐法國除汝陰侯夏侯嬰正義曰汝陰即今陽城沛人也為沛廩司御索隱曰案楚漢春秋云滕公為御也每送使客還過沛泗上亭與高祖語未嘗不移日也嬰已而試補縣吏與高祖相愛高祖戲而傷嬰人有告高祖章昭曰告白也高祖時為亭長重坐傷人如淳曰為吏傷人其罪重也告故不傷嬰鄧展曰律有故乞鞫高祖自告不傷人索隱曰案

陳沂曰證之已證其不傷矣後又有翻覆故嬰坐繫且受掠也注欠明唐順之曰此傳亦用字冠一節事與酈商傳法同揚慎曰降降之也嬰與何或用兵或招降之也張說非是

董份曰言奉車從凡五言以兵車趨攻戰疾凡四言以太僕從凡三言為太僕及以太僕凡十傳意正見嬰以太僕終其身耳其言以兵車趨戰載孝惠魯元出平城圍迎代邸清宮見其所長在此真大僕也

沛也嬰時以縣令史為高祖使上降沛正義曰沛在沛縣高祖為沛公賜嬰爵七大夫以為太僕從攻胡陵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張晏曰胡陵平所止縣何嘗給之故與降也平以胡陵降賜嬰爵五大夫從擊秦軍碭東攻濟陽下戶牖破李由軍雍丘下以兵車趨攻戰疾賜爵執帛常以太僕奉車從擊章邯軍東阿濮陽下以兵車趨攻戰疾破之賜爵執珪復常奉車從擊趙首軍開封楊熊軍曲遇嬰從捕虜六十八人降卒八百五十人得印一匱索隱曰案匣也謂得其時因復常奉車從擊秦軍雒陽東以兵車趨攻戰疾賜爵封轉為滕公徐廣曰令也駟案鄧展曰今沛郡八丘漢書曰嬰為滕令奉車故號滕公正義曰滕即公丘故城是在徐州滕縣西南十五里因復奉車從攻南陽戰於藍田芷陽索隱曰芷音止地名今霸陵也在京兆縣以兵車趨攻戰疾至霸上項羽至滅秦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嬰爵列侯號

兵重趨攻疾戰彭城之敗帝欲馳嬰徐行卒得脫平城之出帝欲馳嬰徐行卒得脫每一功一賜爵一益食到底只一筆法不避重疊此文字之妙余有丁曰按楊慎云服說愚謂依此則不應下文纔說欲斬嬰者十餘疑蘇說近之蓋初載徐行雅抱之乃疾馳也漢書服注走下無也字蘇注陽作方

昭平侯復為太僕從入蜀漢還定三秦從擊項籍至彭城項羽大破漢軍漢王敗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後常蹶兩兒欲弃之索隱曰蹶音厥又音巨月反一音居衛反漢書作蹶音撥嬰常收竟載之徐行面雍樹乃馳服虔曰高祖欲斬之故嬰圍樹走也面向樹也應劭曰古者皆立乘嬰與音灼皆同今則無其言或當時有此說其應服之說蓋疎也漢王怒行欲斬嬰者十餘卒得脫而致孝惠魯元於豐漢王既至滎陽收散兵復振賜嬰食祈陽徐廣曰祈一作沂○索隱曰蓋鄉名也漢書作沂楚無其縣復常奉車從擊項籍追至陳卒定楚至魯益食茲氏索隱曰縣名也地理志屬太原漢王立為帝其秋燕王臧荼反嬰以太僕從擊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更食汝陰剖符世世勿絕以太僕從擊代至武泉雲中索隱曰地理志武泉屬雲中○正義曰二縣在朔州善陽縣界益食千戶因從擊韓信軍胡騎晉陽大破之追北至平城為胡所圍七日不得通高帝使使厚遺閼氏冒頓開圍一角高帝出欲馳嬰固徐行督皆持滿外向卒得脫益食嬰細陽千戶索隱曰地理志屬汝南復以太僕從擊胡騎句注北大破之以太僕擊胡騎平城南三陷陳功為多賜所奪邑五百戶駟案漢書音義曰時有罪過奪邑者以賜之以太僕擊陳豨黥布軍陷陳卻敵益食千戶定食汝陰六千九百戶除前所食嬰自上初起沛常為太僕竟高祖崩以太僕事孝惠孝惠帝及高后德嬰之脫孝惠魯元於下邑之間也正義曰宋州碭山乃賜嬰縣北第第一曰近我以尊異之孝惠帝崩以太僕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來嬰以太僕與東牟侯入清宮廢少帝以天子法駕迎代王代邸與大臣共立為孝文皇帝復為太僕八歲卒諡為文侯索隱曰案姚氏云三輔故事曰滕文公墓在飲馬橋東大道南俗謂之馬冢博物志曰公卿送嬰葬至東都門外馬不行踟地悲鳴得石室有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子夷侯竈立七年卒子共侯賜立三十一

此然則分羹之時太公亦幸而免于鼎耳誰謂高祖為有見哉按師古云固徐行者故示閑暇所以固士卒心而令敵不測也劉辰翁曰賜所奪邑恐是嬰以他故奪邑至是復賜之耳漢書註亦有是說漢書無縣字論文作北縣第按師古云北第者近北關之第嬰最第一也唐順之曰觀嬰初證高帝不傷已及不棄患帝魯元并入宮廢少帝立代王諸事蓋信義人也高帝引以為太僕示親信有見乎按此傳以疾關

穎陰侯灌嬰者正義曰今陳州南潁縣西北十三里潁陰故城是睢陽敗繪者也正義曰宋州宋城縣高祖罪自殺國除

疾力疾戰所將卒受詔別擊及生得身生得為眼且然亦有從字法以字法又用嬰名冠于其首錯綜顛倒變化不測

之為沛公略地至雍丘下章邯敗殺項梁而沛公還軍於碭嬰初以中涓從擊破東郡尉於成武及秦軍於杠里疾鬪賜爵七大夫從攻秦軍毫南開封曲遇戰疾力服虔曰疾攻之賜爵執帛號宣陵君從攻陽武以西至雒陽破秦軍尸北北絕河津南破南陽守齧陽城東遂定南陽郡西入武關戰於藍田疾力至霸上賜爵執珪號昌文君索隱曰亦稱宣陵君皆非爵上加美號耳沛公立為漢王拜嬰為郎中從入漢中十月拜為中謁者從還定三秦下櫟陽降塞王還圍章邯於廢丘未拔從東出臨晉關擊降殷王定其地擊項羽將龍且魏相項他軍定陶南疾戰破之賜嬰爵列侯號昌文侯食杜平鄉索隱曰謂食杜縣之平鄉復以中謁者從降下碭以至彭城項羽擊大破漢王漢王遁而西嬰從還軍於雍丘王武魏公申徒反張晏曰秦將降從擊破之攻下黃正義曰故城在曹州考城縣東二十四里西收兵軍於滎陽楚騎來眾漢王乃擇軍中可為車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李

漢書碭以下有北字

漢書黃上有外字

必駱甲習騎兵徐廣曰重泉屬馮翊○正義曰故城在同州蒲城縣東南四十五里今為校尉可為騎將索隱曰必甲一人名也姚氏案漢紀相帝延熙二年追錄高祖功臣李必後黃門丞李遂為晉陽關內侯也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傳之如淳曰傳音附猶言隨從者灌嬰雖少然數力戰乃拜灌嬰為中大夫令李必駱甲為左右校尉將郎中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受詔別擊楚軍後絕其餉道起陽武至襄邑擊項羽之將項冠於魯下破之所將卒斬右司馬騎將各一人張晏曰主右方之馬左亦如之擊破柘公王武軍於燕西徐廣曰柘屬豫○索隱曰案武柘縣令也○正義曰柘屬淮陽國案滑州柘城本南燕國也所將卒斬樓煩將五人李奇曰樓煩善騎射故以名射士為樓煩取其美稱未必樓煩人也張晏曰樓煩胡國名擊王武別將桓嬰白馬下破之所將卒斬都尉一人以騎渡河南送漢王到雒陽使北迎相國韓信軍於邯鄲還至敖倉嬰遷為御史大夫三年以列侯食邑杜平鄉以御史大夫受詔將郎中騎兵東屬相國韓信擊破齊軍於歷下所將卒虜車騎將軍華毋

按此以上並從功以下纔獨將

唐順之曰此時嬰為大將故敘戰功皆稱所將卒

使漢書作從

將長於騎事所將卒亦習騎故每以虜騎將成功此太史公敘事針線處

傷及將吏四十六人降下臨菑得齊守相田光追齊相田橫至

嬴博破其騎所將卒斬騎將一人生得騎將四人攻下嬴博破

齊將軍田吸於千乘所將卒斬吸東從韓信攻龍且留公於高

密索隱曰留縣令稱公旋其名也音密縣名在北海漢書作假密假卒斬龍且文穎曰

生得右司馬連尹各一人樓煩將十人身生得亞將周蘭齊地

已定韓信自立為齊王使嬰別將擊楚將公杲於魯北破之轉

南破薛郡長身虜騎將一人攻博陽前至下相以東南僮取慮

徐索隱曰取音秋慮音閏取又音越度淮盡降其城邑至廣陵駮案漢書音義

敵正義曰謂從下相以東南項羽使項聲薛公郊公復定淮北嬰度淮

北擊破項聲郊公下邳正義曰邳音斬薛公下下邳擊破楚騎於

平陽索隱曰小顏云此平陽在東郡地理志太山有東平陽縣遂降

彭城虜柱國項佗降留薛沛鄧蕭相攻苦蕪正義曰戶復得亞將

周蘭與漢王會頤鄉徐廣曰苦縣有頤鄉從擊項籍軍於陳下破之

漢書無周蘭字

楊慎曰敘得有力處

所將卒斬樓煩將二人虜騎將八人賜益食邑二千五百戶項

籍敗垓下去也嬰以御史大夫受詔將車騎別追項籍至東城

破之所將卒五人共斬項籍皆賜爵列侯降左

右司馬各一人卒萬二千人盡得其軍將吏下東城歷陽正義曰

陽縣即今州城是也渡江破吳郡長吳下如淳曰雒長之長也索隱曰下有郡守此長即

如說非也吳郡長即吳郡守也破吳郡長兵於吳城下而得吳郡守身也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稽郡還定淮

北凡五十二縣漢王立為皇帝賜益嬰邑二千戶其秋以車騎

將軍從擊破燕王臧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還剖符世世勿

絕食穎陰二千五百戶號曰穎陰侯以車騎將軍從擊反韓王

信於代至馬邑受詔別降樓煩以北六縣斬代左相破胡騎於

武泉北正義曰縣名在朔州北一百二十里復從擊韓信胡騎晉陽下所將卒斬胡白

題將一人服虔曰胡名也受詔并將燕趙齊梁楚車騎擊破胡騎於岩石

至平城為胡所圍從還軍東垣從擊陳豨受詔

增補史記平本 卷九十五 樊鄴滕灌列傳 九 鳳文館藏

王維楨曰灌嬰始終以騎將勝人始終以大僕此高帝知人善任使處

漢書安下有欲字

王慎中曰齊哀王舉兵來嬰屯滎陽齊止而不前最是緊要史筆有淺深

別攻豨丞相侯敞軍曲逆下破之卒斬敞及特將五人文穎曰特降曲逆盧奴上曲陽安國安平正義曰盧奴定州安喜縣是曲陽定州曲陽縣是安平定州安平縣攻下東垣黥布反以車騎將軍先出攻布別將於相破之斬亞將樓煩將三人又進擊破布上柱國軍及大司馬軍又進破布別將肥誅徐廣曰一作誅○索隱曰案漢書作肥誅嬰身生得左司馬一人所將卒斬其小將十人追北至淮上益食二千五百戶布已破高帝歸定令嬰食穎陰五千戶除前所食邑凡從得二千石二人別破軍十六降城四十六定國一郡二縣五十二得將軍二人柱國相國各一人二千石十人嬰自破布歸高帝崩嬰以列侯事孝惠帝及呂太后太后崩呂祿等以趙王自置為將軍軍長安為亂齊哀王聞之舉兵西且入誅不當為王者上將軍呂祿等聞之乃遣嬰為大將將軍往擊之嬰行至滎陽乃與絳侯等謀因屯兵滎陽風齊王以誅呂氏事正義曰風上方鳳反齊兵止不前絳侯等既誅諸呂齊王

處當時非嬰止之則誅諸呂之後有難為者矣絳侯得誅諸呂于內而齊罷歸者嬰之力也楊慎曰定嬰之功不在降侯陳平下此傳有焉黃震曰灌嬰起自販糶從高祖騎將戰功居多其後不為諸呂擊齊而共立文帝遂致位宰相蓋勇健而有定識云

罷兵歸嬰亦罷兵自滎陽歸與絳侯陳平共立代王為孝文皇帝孝文皇帝於是益封嬰二千戶賜黃金千斤拜為太尉三歲絳侯勃免相就國嬰為丞相罷太尉官是歲匈奴大入北地上郡令丞相嬰將騎八萬五千往擊匈奴匈奴去濟北王反詔乃罷嬰之兵後歲餘嬰以丞相卒謚曰懿侯子平侯阿代侯二十八年卒子彊代侯十二年彊有罪絕二歲元光三年天子封灌嬰孫賢為臨汝侯續灌氏後八歲坐行賄有罪國除太史公曰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公之家及其素異哉所聞方其鼓刀屠狗賣繒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庭德流子孫哉余與他廣通為言高祖功臣之興時若此云索隱曰案他廣樊噲之孫後失封蓋管訝太史公序蕭曹樊滕之功委具則從他廣而得其事故備也西上受封南面酈沉賣交舞陽內援滕灌更王奕葉繁衍

柯維祺曰太史公各傳文法各異噲傳豐用先登字及斬首若干級字商傳則豐用以字夏侯嬰傳則豐用兵車趣攻疾戰字灌嬰傳則豐用疾力疾戰字斯子長文章之妙

增補已巳平水

卷九十五

樊噲灌列傳

十

鳳文館藏

也者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五 終

巖谷 修
岡千仞 同校
石川鴻齋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六

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張丞相蒼者陽武人也。索隱曰：索縣名，屬陳留。正義曰：鄭州陽武縣也。好書律曆。秦時為御

史主柱下方書。如淳曰：方版也。謂書事在版上者也。秦以上置柱下史，蒼為御史主其事。或曰：四方文書。○索隱曰：周秦皆有柱下史，謂御史也。所掌及侍立

有罪，囚歸及沛公畧地，過陽武，蒼以客從攻南陽。蒼坐法當斬

解衣伏質。索隱曰：小顏云：質，錘也。身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

乃言沛公赦勿斬，遂從西入武關，至咸陽。沛公立為漢王，入漢

中，還定三秦。陳餘擊走常山王張耳，耳歸漢。漢乃以張蒼為常

山守，從淮陰侯擊趙，得陳餘趙地已平。漢王以蒼為代相，備

邊寇已而徙為趙相，相趙王耳。耳卒，相趙王敖。復徙相代王燕

王臧荼反，高祖往擊之，蒼以代相從攻臧荼有功。以六年中封

為北平侯，食邑千二百戶。遷為計相。文穎曰：能計。故號曰計相。一月，更以列侯

按陸賈傳以客從高祖，任敖傳

王維楨曰：所謂張丞相傳，謂求如蒼者，不可復得矣。

按一傳中論張蒼為丞相及申屠嘉為丞相，皆非備員者，而周昌、周苛、趙堯、曹窋、任敖皆為御史大夫，故併著一傳。

方苞曰：漢初文臣御史大夫與丞相並重，張蒼申屠嘉兩職故合為一傳，其餘為御史大夫者四人，具有聲績，故列叙之。為丞相者六人，皆無所發明，故總記姓名，以為疑疑備員者戒焉。

按陸賈傳以客從高祖，任敖傳

高祖初起教以客從周昌傳周

苛為客從入關破秦與張蒼同

言為賓客未著官職也

茅坤曰蒼嘗相代王已而代王即帝

位故得為丞相按漢法非功不

侯非列侯不封故上直叙蒼封

侯來歷此則摠其所以得居相

府而一傳之始終備矣

唐順之曰以官串入張蒼傳酷吏傳

同體蒼傳御史大夫也酷吏傳中尉

廷尉也王鑿白史記張蒼

傳至遷御史大夫忽入周昌周昌後

又忽入趙堯趙堯抵罪又入任敖任

敖後又仍入張蒼皆相繼為御史大夫

者也按周詩趙堯附見此傳

補方苞曰漢興為御史大夫者五人

皆在張蒼之前張蒼既相而申屠嘉

代之故於蒼相淮南預書十四年遷

為御史大夫然後五人可牽連以書然

後蒼自淮南相入為御史大夫蒼為

丞相嘉遷御史大夫脈絡相貫而主

客之分判然蒼以前為丞相者名跡

顯著故不復言嘉以後為丞相者六

人最其名氏而妮妮備員蔽之別有

見者不列皆義法

為主計四歲張晏自以列侯典校郡國簿書如淳曰以其所生因以為官號與計相同時

是時蕭何為相國而張蒼乃自秦時為柱下史明習天下圖

書計籍蒼又善用算律曆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

計者黥布反漢立皇子長為淮南王而張蒼相之十四年遷

為御史大夫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曰周苛秦時皆為泗水卒

史及高祖起沛擊破泗水守監於是周昌周苛自卒史從沛公

沛公以周昌為職志徐廣曰主旗幟之屬○索隱曰官名也職主也周苛為客

張晏曰為帳下賓客不掌官

從入關破秦沛公立為漢王以周苛為御史大夫周

昌為中尉漢王四年楚圍漢王滎陽急漢王遁出去而使周苛

守滎陽城楚破滎陽城欲令周苛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

今為虜矣項羽怒烹周苛徐廣曰四年三月也於是乃拜周昌為御史大夫

常從擊破項籍以六年中與蕭曹等俱封封周昌為汾陰侯周

苛子周成以父死事封為高景侯徐廣曰元年封封三十九年文帝後元四年謀反死國除昌為人

彊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昌嘗燕時入奏事駟案漢書音義曰以

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周昌及

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為太子大臣固爭之莫能得上

以留侯策即止而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為人吃又盛怒

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知其不可正義曰期以口吃每語故重言期也陛下雖欲

廢太子臣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既罷呂后側耳於東廂聽

之東西室皆號曰箱言似箱篋之形韋昭曰殿東堂也○索隱曰小顏云正寢見周昌為詭謝曰微君太子幾廢

索隱曰幾鉅依反

是後戚姬子如意為趙王年十歲高祖憂即萬歲之後

不全也趙堯年少為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謂御史大夫周昌

曰孟康曰方與縣名公其號瓚曰方與縣令也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才也君必異之

是且代君之位周昌笑曰堯年少力筆吏耳正義曰古用簡牘書有錯

何能至是乎居頃之趙堯侍高祖高祖獨心不樂悲歌羣臣不

之不得不然

楊慎曰古史直致如此

董份曰寫真處雖似謔然如此正得情狀

茅坤曰方與何以知堯之能代昌必堯嘗與謀而逆知之也

劉辰翁曰趙堯小吏獨能測知帝意因時進言亦奇矣然其為趙王謀則速之斃也

漢書無耶字茅坤曰高祖以周昌相趙王一着亦苦心到底董份曰弄印熟視一時情景最妙

楊慎曰周昌雖謝病久之亦死然愧荀息矣

註書表疑年表

歸有光曰漢書云高后崩與大臣共誅諸呂後坐事免考呂后紀漢書為是

楊慎曰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及後蒼為相十五年皆眼目之不可失者又曰時字連計相讀為是故後言至于為丞相卒就之

知上之所以然趙堯進請問曰陛下所為不樂非為趙王年少

而戚夫人與呂后有郤耶備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高

祖曰然吾私憂之不知所出索隱曰謂不知其計所出也堯曰陛下獨宜為趙

王置貴疆相及呂后太子羣臣素所敬憚乃可高祖曰然吾念

之欲如是而羣臣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周昌其人有堅忍質

直且自呂后太子及大臣皆素敬憚之獨昌可高祖曰善於是

乃召周昌謂曰吾欲固煩公公疆為我相趙王正義曰桓譚新論云使周相趙不如使取呂后

家女為妃令戚夫人善事呂后則如意無斃也周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獨奈何中道而

弃之於諸侯乎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索隱曰諸侯王表有左官之律章昭以為左猶下也禁不得下仕於

疆行於是徙御史大夫周昌為趙相既行久之高祖持御史大

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為御史大夫者熟視趙堯曰無以易堯遂

拜趙堯為御史大夫徐廣曰十年也堯亦前有軍功食邑及以御史大夫

從擊陳豨有功封為江邑侯徐廣曰十一年高祖崩呂太后使使召趙王

其相周昌令王稱疾不行使者三反周昌固為不遣趙王於是

高后患之乃使使召周昌周昌至謁高后高后怒而罵周昌曰

爾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何昌既徵高后使使召趙

王趙王果來至長安月餘飲藥而死周昌因謝病不朝見三歲

而死徐廣曰諡悼也索隱曰漢書列傳及表咸言周昌諡悼韋昭云或諡惠非也漢書又曰傳子至孫意有罪國除景帝復封昌孫左車為安陽侯有罪國除後五

歲正義曰高后之年高后聞御史大夫江邑侯趙堯高祖時定趙王如意

之畫乃抵堯罪徐廣曰呂后元年國除以廣阿侯任敖為御史大夫

任敖者故沛獄吏高祖嘗辟吏正義曰辟音避吏擊呂后遇之不謹任敖

素善高祖怒擊傷主呂后吏及高祖初起敖以客從為御史守

豐二歲高祖立為漢王東擊項籍敖遷為上黨守陳豨及時敖

堅守封為廣阿侯食千八百戶高后時為御史大夫三歲免徐廣曰

日文帝二年任敖卒諡懿侯曾孫越人元鼎二年為太常坐酒酸國除嗣索漢書任敖孝文元年薨徐誤也索隱曰此徐氏據漢書為記而誤云二年裴駟又引任安書證為得其實○正

廣曰文帝二年任敖卒諡懿侯曾孫越人元鼎二年為太常坐酒酸國除嗣索漢書任敖孝文元年薨徐誤也索隱曰此徐氏據漢書為記而誤云二年裴駟又引任安書證為得其實○正

廣曰文帝二年任敖卒諡懿侯曾孫越人元鼎二年為太常坐酒酸國除嗣索漢書任敖孝文元年薨徐誤也索隱曰此徐氏據漢書為記而誤云二年裴駟又引任安書證為得其實○正

廣曰文帝二年任敖卒諡懿侯曾孫越人元鼎二年為太常坐酒酸國除嗣索漢書任敖孝文元年薨徐誤也索隱曰此徐氏據漢書為記而誤云二年裴駟又引任安書證為得其實○正

義曰按史記書表云孝文二年卒漢表又云封十九年卒計高祖十一年封以平陽侯

曹窋為御史大夫高后崩不與大臣共誅呂祿等免以淮南相

張蒼為御史大夫蒼與絳侯等尊立代王為孝文皇帝四年丞

相灌嬰卒張蒼為丞相自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會天下初定

將相公卿皆軍吏張蒼為計相時緒正律曆文穎曰緒尋也或曰緒業也以高

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時本以十月為歲首弗革推五德之

運以為漢當水德之時尚黑如故正義曰姚察云蒼是秦人猶用推五勝之法以周亦為火漢勝火以水也

吹律調樂入之音聲及以比定律令如淳曰比謂五音清濁各有所比也以

瓚曰謂以比故取類以定律與條令也○正義曰比音鼻或音必履反謂比方也若百工天下作程品如淳曰若順也百

若預及之辭○索隱曰晉灼說為得至於為丞相卒就之故漢家言律曆

者本之張蒼蒼本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善律曆駟案漢書

曰著書十八篇張蒼德王陵王陵者安國侯也及蒼貴常父事王陵

陵死後蒼為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蒼為

丞相十餘年魯人公孫臣上書言漢上德時其符有黃龍當見

詔下其議張蒼張蒼以為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於是文

帝召公孫臣以為博士草土德之曆制度更元年張丞相由此

自繼謝病稱老蒼任人為中候張晏曰所選係任者也瓚曰中候官名大為姦利上以讓

蒼蒼遂病免蒼為丞相十五歲而免孝景前五年蒼卒謚為文

侯子康代侯八年卒子類徐廣曰一類作類音噴代為侯八年坐臨諸侯喪後

就位不敬國除索隱曰案漢書云傅子至孫類有罪國除今此文初張蒼父長

不滿五尺及生蒼蒼長八尺餘為侯丞相蒼子復長漢書云長八尺及孫

類長六尺餘坐法失侯蒼之免相後老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為

乳母妻妾以百數嘗孕者不復幸蒼年百有餘歲而卒

申屠丞相嘉者梁人以材官蹶張徐廣曰勇健有材力開張駟案如淳曰材

蹶其月反漢令曰蹶張士百人也從高帝擊項籍遷為隊率索隱曰從擊

黥布軍為都尉孝惠時為淮陽守孝文帝元年舉故吏士二千

增補史記平本 卷九十六 張丞相列傳 四 鳳文館藏

方苞曰比刑罰之比例也尚書呂刑上下比罪禮記必察大小之比以成之蓋漢初約法省刑蕭何造律尚簡律所未詳蒼更以上下大小之比例定之猶後世律外有例也此刑罰之律故曰律令與樂音之律異蒼吹律調樂器與人聲又以比例定律律又為百工立程品故以及與君之文相承屬所以別其為三事也蔣西谷曰以舊律相比定新律即文帝三年張蒼馮敬議請定律事詳見漢書刑法志董份曰言雖為丞相猶終律曆事也王粲曰卒不放過

王陵救倉一事

按如淳云材官多力也以脚蹋強弩張之故曰蹶張
王維楨曰太史公敘事不煩瑣常舉一以繁其餘序一事每詳細的如見讀之如生接其人故勝
董份曰言其寵以見嘉之不畏權勢也
嘗漢書作常
王維楨曰即並尋
鄧通一節便見為丞相介直有大臣之風故鋪敘詳悉他則收拾繁堆此古今不相及也

石從高皇帝者悉以為關內侯食邑二十四人而申屠嘉食邑五百戶張蒼已為丞相嘉遷為御史大夫張蒼免相徐廣曰後二年八月孝文帝欲用皇后弟竇廣國為丞相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廣國賢有行故欲相之念久之不可而高帝時大臣又皆多死餘見無可者乃以御史大夫嘉為丞相因故邑封為故安侯正義曰今陽城中東南隅故城是也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隆愛幸賞賜累巨萬文帝嘗燕飲通家其寵如是是時丞相入朝而通居上傍有怠慢之禮丞相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為檄召鄧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文帝文帝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故不為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如淳曰嘉語其吏曰今便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

呂祖謙曰嘉言肅朝廷之禮是也言幸愛群臣則富貴之悲矣
董份曰必度已困通而始召通正以使嘉之法行也一字亦不妄下
顧憲成曰昔陽夷子好觀古策上溯混沌下迄拓跋讀之二日仰天大呼俯地而息人問曰子奚動也曰吾有動乎漢也三代寥寥逼三代者漢乎吾始尋漢跡俄而得一人焉俄而又得一人焉曹參仇蕭何守其法不變申屠嘉一蹶張之賤卒也呼文皇之昵臣鄧通者廷折之綽然古大臣風吾有動乎漢也意知言哉

血不解文帝度丞相已困通使使者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為文帝泣曰丞相幾殺臣嘉為丞相五歲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二年鼂錯為內史貴幸用事諸法令多所請變更議以謫罰侵削諸侯而丞相嘉自紕所言不用疾錯錯為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塹垣服虔曰宮外垣也如淳曰塹音畏慎之慎○索隱曰漢書作隱曰慎音乃喚反章昭音而緣及又音軟嘉聞之欲因此以法錯擅穿宗廟垣為門奏請誅錯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景帝正義曰自歸帝首露至朝丞相奏請誅內史錯景帝曰錯所穿非真廟垣乃外塹垣故他官居其中索隱曰漢書作冗官為散官且又我使為之錯無罪罷朝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乃先請之為錯所賣至舍因歐血而死諡為節侯子共侯茂代三年卒子侯去病代三十一年卒徐廣曰一本無侯去病而去共侯茂三十三年子史改封靖安侯子侯史代六歲坐為九江太守受故官迭有罪國除自申屠嘉死之後景帝時開封侯陶青

按自申屠嘉以下丞相數人皆廉謹無能止附見姓名而已

楊慎曰按此因張蒼及其時代之相者又因周昌及申屠等意直與陳平傳王陵同皆變體之妙者

高儀曰張蒼福人周昌直諫趙堯以術傾周昌之位任放特以舊恩用申屠所謂好剛不好學者乎然亦賢于人多矣

趙恒曰周昌任教皆不為相論未殆與蕭曹陳平異矣句只帶申屠嘉言

按此後紀車丞相韋丞相等並褚先生筆非太史公原文

茅坤曰太史公於孝武時丞相自平津武安以下不多見大畧以草景帝紀幾為武帝所誅以故避忌不獨紀武帝多諱而於公卿間亦異而矣

楊慎曰此下文字衰弱蓋褚先生之所為者

黃震曰景帝之世丞相備位僅有名氏太史公不復為傳而褚先生直取章賢以下繼之於魏相稱好武於那吉稱有大智於黃霸稱以禮義為治其後章元成父子相繼匡衡十年至丞相皆歸之命有慨嘆不滿之意矣趙君以下支不著明宜據漢書廣漢傳解

增補史記平水

桃侯劉舍為丞相徐廣曰陶青高祖功臣陶舍之子也諡夷劉舍本項氏親也賜姓劉氏父襄佐高祖有功舍諡哀侯及今上時

柏至侯許昌徐廣曰高祖功臣許溫之孫諡哀侯平棘侯薛澤徐廣曰高祖功臣薛歐之孫平棘節侯薛澤武彊

侯莊青翟徐廣曰高祖功臣莊不識之孫高陵侯趙周等為丞相徐廣曰周父夷吾為楚王成太傅諫爭而死

皆以列侯繼嗣徐廣曰姬音七角及一作斷一作斷索隱曰姬音側角及小顏云持整之貌漢書作齒齒音初覺反斷音都亂反義如尚書初覺反斷音都亂反義如尚書

廉謹為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有著於當世者無他技

太史公曰張蒼文學律曆為漢名相而絀賈生公孫臣等言正

朔服色事而不遵明用秦之顛頊曆何哉張晏曰不考經典專用顛頊曆何哉周昌木

彊人也正義曰言其質直任敖以舊德用張晏曰謂傷辱呂后吏申屠嘉可謂剛

毅守節矣然無術學殆與蕭曹陳平異矣

孝武時丞相多甚不記莫錄其行起居狀畧且紀征和以來

有車丞相長陵人也名千卒而有韋丞相代索隱曰自車千秋已下皆褚先生等所記然丞

相傳都省畧漢書則備

韋丞相賢者魯人也以讀書術為吏至大鴻臚有相工相之

當至丞相有男四人使相工相之至第二子其名玄成相工

曰此子貴當封韋丞相言曰我即為丞相有長子是安從得

之後竟為丞相病死而長子有罪論不得嗣而立玄成玄成

時佯狂不肯立竟立之有讓國之名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

爵一級為關內侯失列侯得食其故國邑韋丞相卒有魏丞

相代

魏丞相相者濟陰人也以文吏至丞相其人好武皆令諸吏

帶劍帶劍前奏事或不帶劍者當入奏事至乃借劍而敢

入奏事其時京兆尹趙君名廣丞相奏以免罪使人執魏丞

相欲求脫罪而不聽復使人脅恐魏丞相以夫人賊殺侍婢

事而私獨奏請驗之發吏卒至丞相舍捕奴婢皆擊問之實

不以兵刃殺也而丞相司直繁君索隱曰繁姓也音婆奏京兆尹趙君迫

脅丞相誣以夫人賊殺婢發吏卒圍捕丞相舍不道又得擅

屏騎士事。趙京兆坐要斬。又有使掾陳平等劾中尚書。疑以獨擅劫事而坐之。大不敬。長史以下皆坐死。或下蠶室。而魏丞相竟以丞相病死。子嗣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為關內侯。失列侯得食其故國邑。魏丞相卒。以御史大夫邴吉代。

邴丞相吉者魯國人也。以讀書好法令。至御史大夫。孝宣帝時。以有舊故。封為列侯。而因為丞相。明於事。有大智。後世稱之。以丞相病死。子顯嗣。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失列侯得食故國邑。顯為吏。至太僕。坐官耗亂身。及子男有姦。賊免為庶人。邴丞相卒。黃丞相代。長安中有善相工田文者。與韋丞相。魏丞相。邴丞相。微賤時。會於客家。田文言曰。今此三君者。皆丞相也。其後三人竟更相代為丞相。何見之明也。黃丞相霸者淮陽人也。以讀書為吏。至潁川太守。治潁川。以

禮義條教。喻告化之。犯法者。風曉令自殺。化大行。名聲聞孝宣帝。下制曰。潁川太守霸。以宣布詔令。治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獄中無重囚。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徵為京兆尹。而至丞相。復以禮義為治。以丞相病死。子嗣後為列侯。黃丞相卒。以御史大夫于定國代。于丞相已有廷尉傅。在張廷尉語中。于丞相去。御史大夫韋玄成代。

增王世貞曰。按父子俱丞相。見於史記者。周勃子亞夫。韋賢子玄成。其餘則曹操子不。耶律金子光。史浩子彌遠。

好讀書。明於詩論語。為吏至衛尉。徙為太子太傅。御史大夫薛君免。名廣德也。為御史大夫。于丞相乞骸骨。免而為丞相。因封故邑為扶陽侯。數年病死。孝元帝親臨喪。賜賞甚厚。子嗣後其治容容。隨世俗浮沉。而見謂諂巧。而相工本謂之當為侯代父。而後失之。復自游宦而起。至丞相。父子俱為丞相。世間美之。豈不命哉。相工其先知之。韋丞相卒。御史大夫匡衡代。

王鑿曰其甲情事按漢法丞相必自御史大夫遷

丞相匡衡者東海人也。好讀書，從博士受詩。家貧，衡傭作以給食飲。才下，數射策不中。至九，乃中丙科。其經以不中，科故明習，補平原文學卒史。數年，郡不尊敬，御史徵之以補百石。屬薦為郎，而補博士，拜為太子少傅，而事孝元帝。孝元好詩，而遷為光祿勳，居殿中，為師，授教左右，而縣官坐其旁聽，甚善之。日以尊貴，御史大夫鄭弘坐事免，而匡君為御史大夫。歲餘，韋丞相死，匡君代為丞相。封樂安侯，以十年之間，不出長安城門，而至丞相，豈非遇時而命也哉！深惟士之游宦，所以至封侯者，微甚。徐廣曰：微一作微。然多至御史大夫，即去者，諸為大夫而丞相次也。其心冀幸丞相物故也。高堂隆答魏朝訪曰：物無也，故事也，言無復所能於事。或乃陰私相毀害，欲代之，然守之日久，不得，或為之日少，而得之，至於封侯，真命也。夫御史大夫鄭君，守之數年，不得，匡君居之，未滿歲，而韋丞相死，即代之矣。豈可以智巧得哉！多

有賢聖之才，困厄不得者，眾甚也。

索隱曰：案此論匡衡已來事，則後人所述也，或亦稱太史八其序述，凌陋

一何誣也

索隱述贊曰：張蒼主計天下作程，孫臣始紬，秦曆尚行，御史亞相相國阿衡，由屠面折周子廷爭，其他姪姪無所發明。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六

終

巖谷修

岡千仞

石川鴻齋

同校

